



CAFF₅₀

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
China Ageing Finance Forum

中国农村养老金融 调查报告2022

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

腾讯金融研究院

2022年12月

■ 发起单位：

CAFF50

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
China Ageing Finance Forum

■ 学术指导单位：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Asset Management Association of China



中国人民大学 | 养老金融研究中心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 Institute of Ageing Finance (IAF)



COHD 人文与发展学院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COHD)

■ 支持机构：



腾讯金融研究院
Tencent Financial Research Institute

■ 项目研究团队：

项目负责人：

董克用 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秘书长

项目执行负责人：

张 栋 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常务副秘书长

孙 博 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副秘书长

蒲海涛 腾讯集团副总裁、腾讯金融研究院院长

项目组成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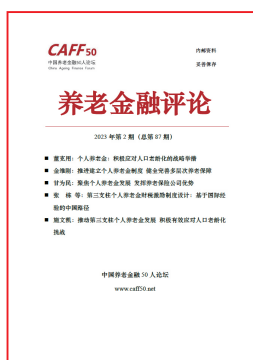
王振振	施文凯	肖黎明	韩开创	冯 喆	张燕婷
杜晓宇	谭广锋	史 剑	王 影	尹方亮	杨 望
张瑞娜	都闪闪	林佳钰	沈国权	周 宁	宋佩彤
徐紫涵	王德永	谢怀遥	冯健雄	杨露霖	俞 政
曾 昱	庞晶晶	刘晶文	陈 瑶	于东浩	刘佳星

CAFF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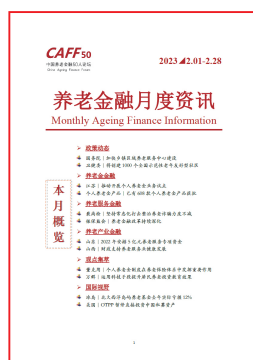
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简介

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CAFF50)由董克用教授联合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多家机构共同发起,于2015年12月9日正式成立。论坛成员由政界、学界和业界具有深厚学术功底和重要社会影响力的人士组成,致力于成为养老金融领域的高端专业智库,旨在为政策制定提供智力支持,为行业发展搭建交流平台,向媒体大众传播专业知识。论坛的使命为:推动我国养老金融事业发展,促进我国长期资本市场完善,推进普惠养老金融建设,践行改善民生福祉的社会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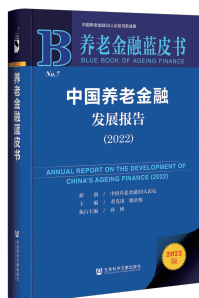
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系列成果



《养老金融评论》——月度刊物



《养老金融月度资讯》——月度刊物



《中国养老金融发展报告》——养老金融蓝皮书系列



中国养老金融调查报告(2022)

目 录

1. 引言	6
1.1 调查目的和意义	7
1.2 调查方法和数据处理	7
1.2.1 调查方法	7
1.2.2 问卷框架	8
1.3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9
2. 调查对象基本养老保险认知及参与情况	10
2.1 调查对象基本养老保险总体参与情况	11
2.1.1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情况分析	11
2.1.2 基本养老保险未参保人群的特征分析	12
2.1.3 基本养老保险未参保的原因分析	13
2.2 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和待遇领取情况	14
2.2.1 基本养老保险政策认知	14
2.2.2 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情况	15
2.2.3 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情况	17
2.2.4 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预期	18
2.2.5 领取养老保险待遇的年龄认知	19
2.3 小结	20
2.3.1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水平较高，人群全覆盖尚未实现	20
2.3.2 基本养老保险政策认知良好，缴费水平相对偏低	20
2.3.3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不及预期，保障水平面临提升压力	21
3. 调查对象养老收入保障认知与养老金融知识	22
3.1 调查对象养老收入保障认知	23
3.1.1 对未来养老收入保障担忧情况	23
3.1.2 调查对象养老方式认知	25
3.2 调查对象基础金融知识和风险认知	26
3.2.1 调查对象的基础金融知识	26
3.2.2 调查对象在日常生活及其他金融消费中受骗情况	29
3.3 调查对象养老金融知识认知	32
3.3.1 养老金融知识自评	32
3.3.2 养老金融知识诉求	34
3.4 调查对象养老金融的投资目标和风险偏好	35
3.4.1 养老理财或投资的长期目标认知	35
3.4.2 养老理财或投资风险承受能力认知	36

CONTENTS

3.5 小结	38
3.5.1 养老金融知识仍显不足，金融投资受骗仍有发生	38
3.5.2 养老金融素养有待提升，养老金融知识需求多元	39
3.5.3 养老理财方式多样，养老投资观念相对保守	39
3.5.4 养老方式认知日益多元，自我储备方式备受关注	40
4. 调查对象养老金融参与情况及未来意愿	41
4.1 调查对象养老金融参与的实际情况	42
4.1.1 养老金融产品购买与养老财富储备情况	42
4.1.2 未参与养老金融市场的人群特征分析	43
4.1.3 未参与养老金融市场的原因分析	44
4.1.4 调查对象认为目前养老金融产品存在的问题	44
4.2 调查对象养老金融参与意愿	45
4.2.1 养老财富储备开始时间和规模预期	45
4.2.2 养老金融产品的期待	47
4.3 调查对象养老院养老的参与和支付意愿	50
4.3.1 养老院养老的参与意愿	50
4.3.2 养老院养老的支付意愿	52
4.4 小结	54
4.4.1 养老财富储备意识初步形成，实际储备总量依然不足	54
4.4.2 养老财富储备方式日益多元，养老金融产品配置比较保守	54
4.4.3 养老投资决策日趋理性，产品安全稳健备受关注	55
4.4.4 社会化养老方式被接受，整体支付意愿相对较弱	55
5. 中国农村养老金融活动面临的潜在挑战与完善路径	56
5.1 中国农村养老金融活动面临的潜在挑战	57
5.1.1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面临挑战，多支柱养老金体系亟待完善	57
5.1.2 养老财富储备意识逐步加强，养老财富储备总量依然不足	57
5.1.3 养老金融投资风险偏好保守，养老金融知识水平有待提升	57
5.1.4 养老金融产品供给逐渐多元，产品设计与需求存在偏差	58
5.2 完善中国农村养老金融活动的政策建议	58
5.2.1 完善养老金融政策基础，优化养老金融市场环境	58
5.2.2 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推动多支柱养老金发展	58
5.2.3 深入推进养老金融教育，持续提高养老储备意识	59
5.2.4 创新养老金融产品设计，满足多元养老投资需求	59

图表目录

图 1	调查问卷基本框架	8
图 2	调查对象基本养老保险参与情况	11
图 3	没有参加任何基本养老保险人群的年龄分布	12
图 4	没有参加任何基本养老保险人群的收入分布	12
图 5	没有参加任何基本养老保险人群的健康分布	13
图 6	调查对象未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原因	13
图 7	调查对象对基本养老保险最低缴费年限的认识情况	14
图 8	不同年龄调查对象对基本养老保险最低缴费年限认知的正确率	14
图 9	不同收入调查对象对基本养老保险最低缴费年限认知的正确率	15
图 10	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调查对象每年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用	16
图 11	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调查对象每年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用	17
图 12	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情况	17
图 13	调查对象开始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时间	18
图 14	调查对象不同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比较	18
图 15	调查对象对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预期的平均值	19
图 16	调查对象希望开始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年龄	20
图 17	调查对象对未来养老收入保障的担心情况	23
图 18	不同年龄段调查对象对未来养老收入保障担心的差异情况	24
图 19	不同收入调查对象对未来养老收入保障担心的差异情况	24
图 20	不同文化程度调查对象对未来养老收入保障担心的差异情况	25
图 21	调查对象对养老方式的总体认知情况	25
图 22	不同收入群体养老方式认知差异情况	26
图 23	调查对象基础金融知识等级情况的城乡差异	27
图 24	不同年龄调查对象基础金融知识回答正确率	28
图 25	不同文化程度调查对象基础金融知识回答正确率	28
图 26	不同收入调查对象基础金融知识回答正确率	29
图 27	城市与农村不同调查对象金融消费中受骗人数占比	29
图 28	不同年龄段人口在金融消费中上当受骗的差异情况	30
图 29	不同收入调查对象在金融消费中上当受骗的差异情况	30
图 30	不同金融知识等级调查对象在金融消费中上当受骗的差异情况	31
图 31	调查对象在金融消费中上当受骗的金额	31
图 32	调查对象遭遇的诈骗形式	32
图 33	不同年龄段调查对象养老金融知识自评与基础金融知识得分比较	33
图 34	不同文化程度调查对象养老金融知识自评与基础金融知识得分比较	33
图 35	不同收入调查对象养老金融知识自评与基础金融知识得分比较	34
图 36	不同类别养老金融知识需求情况	34

图 37	城乡不同调查对象养老理财或投资的长期目标比较	35
图 38	不同年龄调查对象养老理财或投资的长期目标差异情况	36
图 39	不同文化程度调查对象养老理财或投资的长期目标差异情况	36
图 40	调查对象的养老理财或投资的风险承受能力的城乡比较	37
图 41	不同年龄段群体养老理财或投资风险承受能力差异情况	37
图 42	不同收入群体养老理财或投资风险承受能力差异情况	38
图 43	不同文化程度群体养老理财或投资风险承受能力差异情况	39
图 44	养老金融实际参与情况	42
图 45	调查对象目前养老财富储备量情况	43
图 46	不同年龄段调查对象尚未有任何养老财富储备的概率比较	43
图 47	不同收入调查对象尚未有任何养老财富储备的比重	44
图 48	调查对象未进行养老财富储备的原因	44
图 49	调查对象认为目前养老金融产品存在的问题	45
图 50	养老财富储备开始时间认知	46
图 51	调查对象对养老财富储备规模的预期	46
图 52	调查对象养老财富储备规模预期与目前储备情况的比较	46
图 53	分年龄段调查对象养老财富储备规模预期与目前储备情况的比较	47
图 54	调查对象已储备养老资产对预期养老资产储备的满足情况	47
图 55	调查对象对养老储备类型的意愿	48
图 56	调查对象对养老金融产品关注的主要要素	48
图 57	调查对象对养老金融产品投资期限的期许	49
图 58	不同年龄段调查对象对养老金融产品投资期限的认知差异	49
图 59	不同文化程度调查对象对养老金融产品投资期限的认知差异	50
图 60	调查对象对养老院养老的参与意愿	51
图 61	不同地区调查对象对养老院养老的参与意愿差异	51
图 62	不同健康状况调查对象对养老院养老的参与意愿差异	52
图 63	调查对象对养老院养老的支付意愿	52
图 64	不同年龄段调查对象对养老院养老的支付意愿差异	53
图 65	不同文化程度调查对象对养老院养老的支付意愿差异	53
图 66	不同地区调查对象对养老院养老的支付意愿差异	54
表 1	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分布	9
表 2	2022 年调查对象基础金融知识回答情况	27
表 3	调查对象养老金融知识自评得分情况	32
表 4	不同年龄调查对象的养老储备情况	43

1

리딩



1.1 调查目的和意义

我国自从2000年正式步入老龄社会以来，人口老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并且速度不断加快。与此同时，我们还面临着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的严峻局面，严重影响着我国养老金体系安全以及老年群体的经济保障。在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和挑战下，利用金融工具和技术的媒介作用提高老年收入保障，是适应传统养老模式转变、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养老需求的必由之路。在此背景下，大力发展养老金融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事关社会稳定和谐与国民养老福祉。

然而，当大家都将“养老金融”与“城市”自动挂钩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更缺乏养老保障的农村老年人群的现实需要，应进一步关注农村养老金融的现状与发展。当前，农村人口老龄化挑战更为突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截止2020年11月1日，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达到2.64亿人，占总人口的18.7%，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达到1.91亿人，占总人口的13.5%。其中农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比高达23.81%，高于城市的15.82%，差距达到7.99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农村养老面临着更复杂的困境，如养老保险覆盖率、待遇水平等远不及城镇，传统家庭养老模式挑战重重等等。农村养老已成为影响乡村振兴和城乡和谐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

在此背景下，作为长期关注中国养老金融发展的智库，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于2022年联合中国农业大学、腾讯金融研究院等利用各种调研渠道首次开展中国农村养老金融调查，从农村居民金融基础知识与风险认知、养老金融知识与教育认知、养老金融行为与偏好等不同视角出发，了解当前农村居民养老金融知识及需求，为政策制定提供决策依据，为科学研究提供高质量微观数据，为金融产品开发提供数据支持。

本次调查通过探究农村居民对养老金融素养与风险认知、养老金融参与情况及未来意愿、基本养老保险认知及参与情况等，试图描绘出我国农村养老金融的发展情况和市场现状。该项目主要从需求方的角度，找出当前养老金融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从而探寻提高居民养老保障广度和深度的可行方法，为今后我国养老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和改革提供客观的决策依据和科学的政策建议。

1.2 调查方法和数据处理

1.2.1 调查方法

《中国农村养老金融调查（2022）》（CAFS2022-R）是由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在全国性抽样调查经验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人口、地区、年龄、性别、健康状况以及调研成本等因素，重点面向18岁及以上、在农村居住的人口定向投放问卷。本次调查采用在线、电话和流动拦截访问相结合的调查方式，调查获取的数据由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和中国农业大学、腾讯金融研究院的研究团队进行清洗、合并、处理，并对所得有效数据进行分析，以此为基础撰写此报告。本次调查目标样本量10000个，实际共回收有效问卷10269份。为使回收样本具有全国代表性，本次调查运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首先，根据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城镇人口规模和总样本数量分配各省市的样本量，确定第一阶段调研地区及其样本规模；其次，根据人口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确定各个年龄段、不同性别的样本规模；最后，根据不同省份、年龄段、性别，运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式

从各省的省会城市及地级市所辖的农村进行随机抽样调查。

1.2.2 问卷框架

本次调查问卷由四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个人基本信息，第二部分是养老金融知识与风险认知，主要考察基础金融知识与风险的认知情况，以及调查对象的养老金融投资目标与风险偏好。第三部分是养老金融行为与偏好，主要考察养老金融参与的实际情况和参与意愿。第四部分是基本养老保险认知及参与情况，主要考察基本养老保险参与情况和相关政策认知，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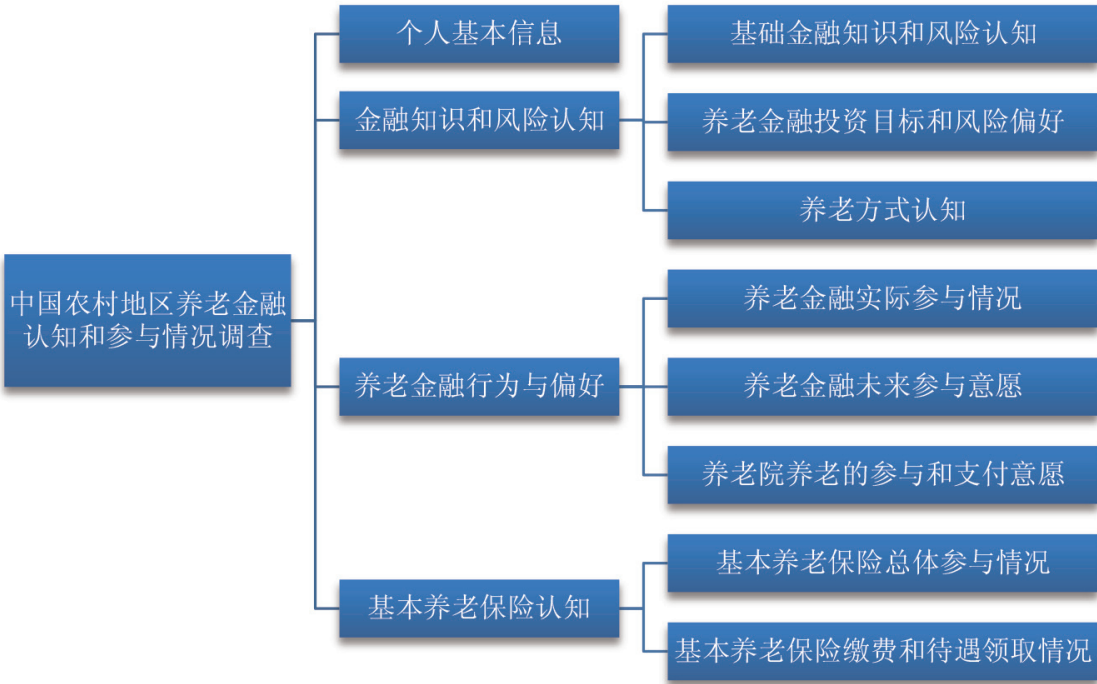


图 1 调查问卷基本框架

1.3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表 1 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分布

变量	分类	占比 (%)
性别	男	51.01
	女	48.99
年龄	29 岁及以下	19.66
	30-39 岁	20.12
	40-49 岁	18.88
	50-59 岁	19.41
	60 岁及以上	21.93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20.63
	初中	20.03
	高中 / 中专 / 技校	27.4
	大专	18.94
	本科及以上	12.99
子女数量	没有子女	19.94
	1 个	32.23
	2 个	26.71
	3 个及以上	21.12
婚姻状况	有配偶	70.27
	无配偶	29.73
健康状况	很好	30.03
	较好	28.57
	一般	31.73
	较差	9.33
	很差	0.34
年税前收入	没有收入	2.04
	1 万元 (含) 及以下	5.23
	1 万 -5 万元 (含)	33.49
	5-10 万元 (含)	53.35
	10 万元以上	5.89
居住地	农村	62.79
	城市	37.21
区域分布	东部地区	41.36
	中部地区	29.46
	西部地区	29.18

2

调查对象基本养老保险 认知及参与情况



2.1 调查对象基本养老保险总体参与情况

2.1.1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情况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为顺应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潮流，传统依靠国家和单位的养老保险制度开始了社会化的转型，现代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开始建立并逐步完善。1997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正式确立了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随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完善；进入21世纪后，我国于2009年、2011年分别建立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和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并于2014年合并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2015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从2014年10月1日起对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改革，制度上实现了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与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并轨，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度上的全覆盖。

当然，制度全覆盖并不意味着人群全覆盖。为了解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情况，课题组设计了“目前，您参加了下列哪种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问题，以了解我国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人群覆盖情况。调查结果显示，有89.92%的调查对象参加了不同种类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其中，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有61.77%，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有25.58%，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有2.56%，但仍有10.08%的调查对象没有参加任何种类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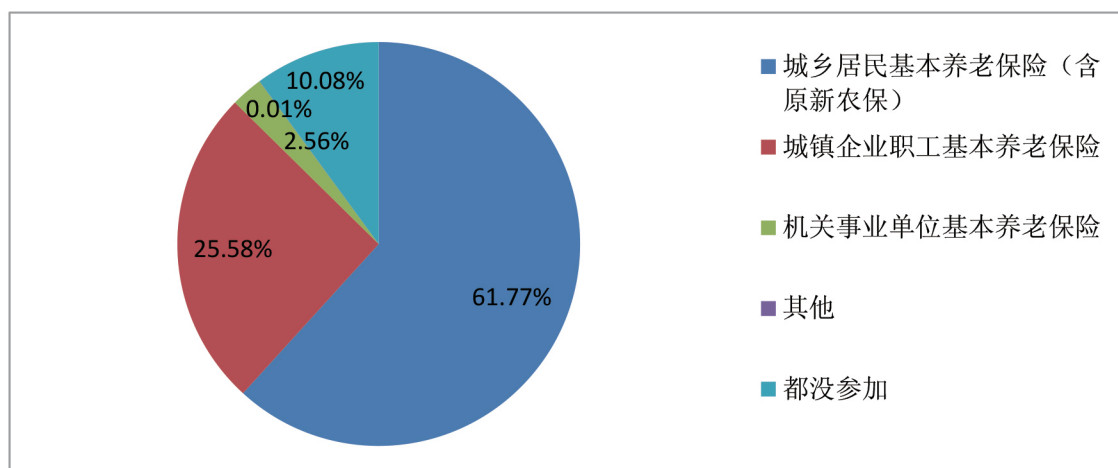


图2 调查对象基本养老保险参与情况

从全国数据来看，截至2021年底，全国累计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人数为102871万人，其中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人数为48074万人，占比46.73%，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人数为54797万人，占比53.27%。在本次调查中，调查对象超过六成参加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这是由于本次调查的调查对象主要为农村居民，这类群体参保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含原新农保）为主，由此带来了一定的样本偏差。

2.1.2 基本养老保险未参保人群的特征分析

分析没有参加任何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人群特征，从年龄分布看，29岁及以下的调查对象有28.18%没有参加任何养老保险，其次是60岁及以上的调查对象，其他年龄段未参加任何养老保险的人数占比相差不大，如图3所示。考虑到29岁及以下的调查对象应该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校学生等尚未就业的群体，故未参与养老保险的比例应当会最高；而60岁及以上的调查对象未参保比例高可能是因为养老保险建立初期宣传力度小，许多老人在当时未参保也符合常理，但以上数据结果也反映出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应保尽保”的目标尚未完全实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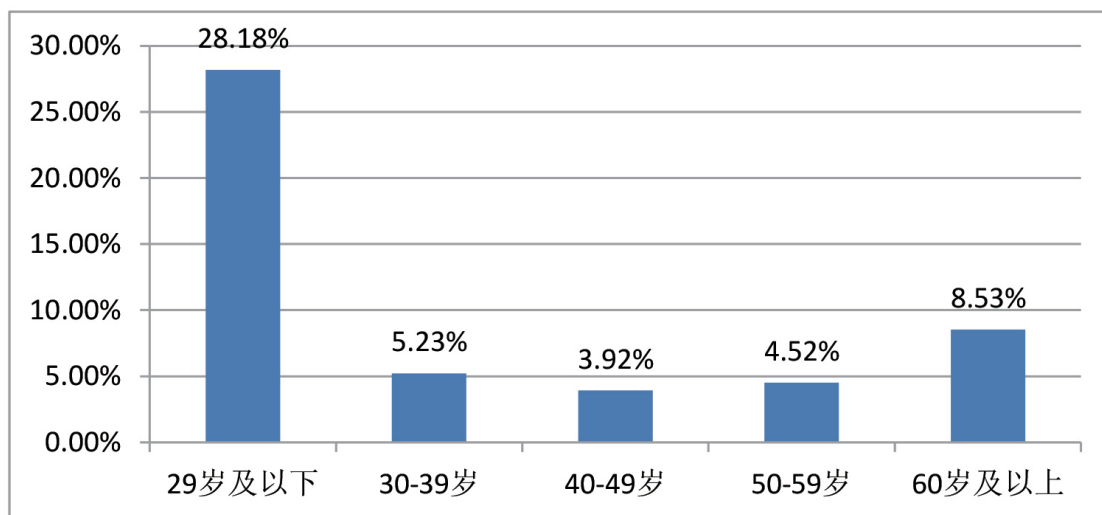


图3 没有参加任何基本养老保险人群的年龄分布

分析没有参加任何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人群收入分布特征，随着收入的增加未参保人数比例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其中没有收入调查对象未参保比例达到82.86%，如图4所示。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没有收入的群体仍属于在校学生，不符合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条件，另一方面，可能正式由于有些群体虽然符合参保条件，但受制于收入限制，没有能力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这反映出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应保尽保的目标还未实现，同时，在共同富裕目标下继续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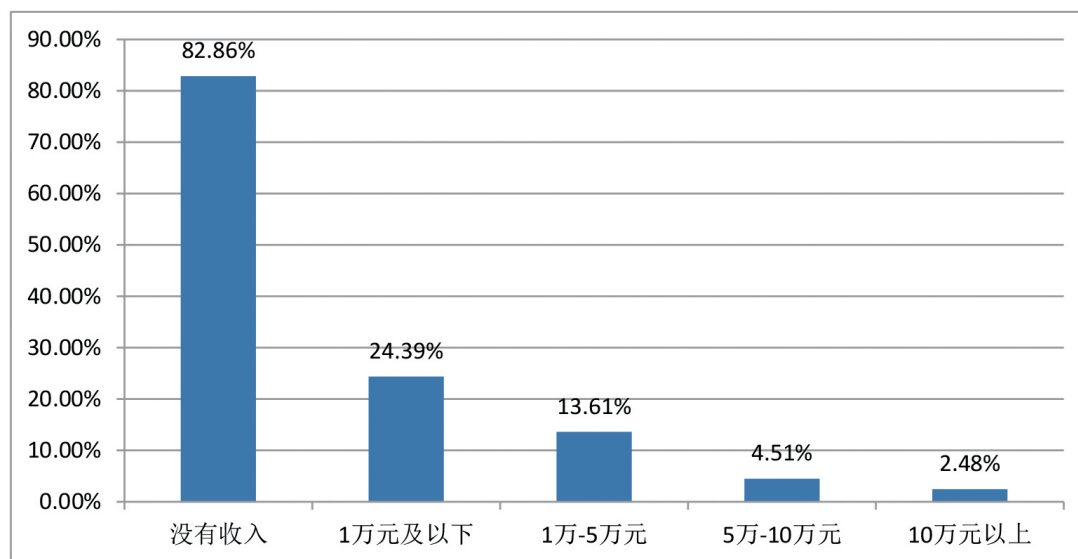


图4 没有参加任何基本养老保险人群的收入分布

从健康分布来看，随着健康状况的弱化，调查对象未参与基本养老保险的比例呈下降趋势，如图 5所示。这可能是因为健康状况越差对自身老年生活担忧程度越高，参与养老保险为老年生活增添养老保障的意愿越高；同时考虑到健康状况与年龄之间的关系，健康状况好的调查对象中有一部分应当还是在校学生群体，无需参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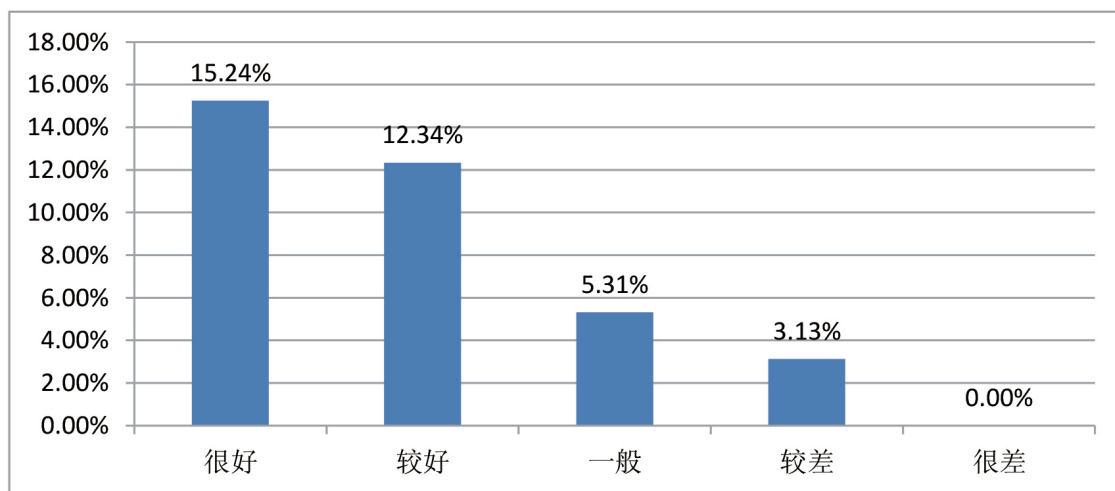


图 5 没有参加任何基本养老保险人群的健康分布

2.1.3 基本养老保险未参保的原因分析

进一步了解未参与任何养老保险群体的原因，调查结果显示，有40.19%的人选择了“等年龄大些再参保”，是调查对象未参保的主要原因，还有28.60%的调查对象是因为“不知道如何参加”才未参保，其他原因包括有子女赡养无需参保（8.70%）、收入有限支付不起（8.50%）、工作经常变动（7.92%）、养老金太少作用不大（7.54%）、工作单位没缴纳（5.51%）等，如图6所示。这一方面反映出部分群体的养老储备意识相对较弱，另一方面表明我国基本养老保险政策宣传、监管和保障力度还不够，需要在未来加以改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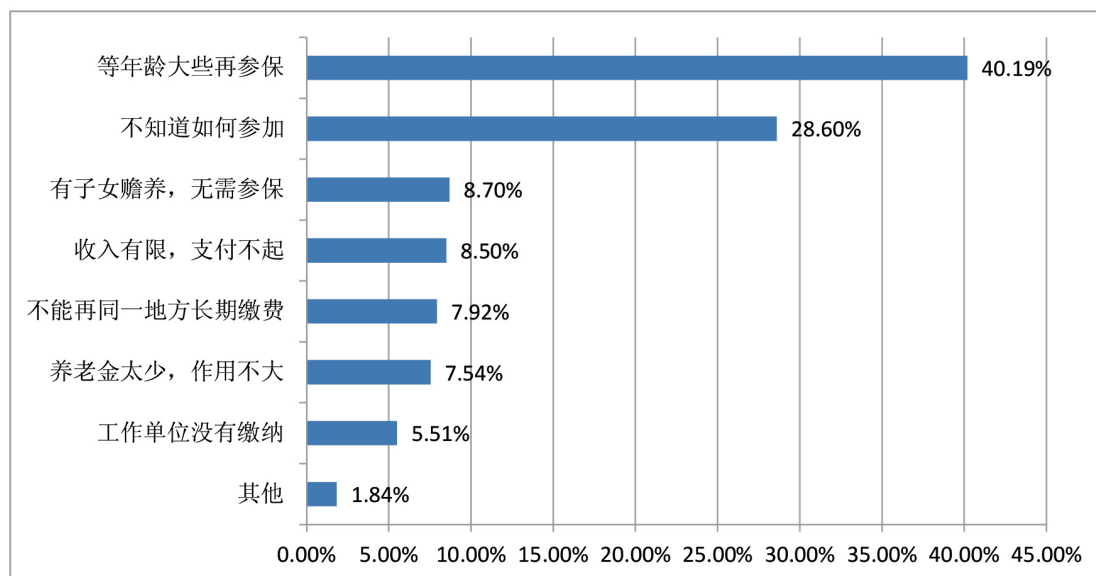


图 6 调查对象未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原因

2.2 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和待遇领取情况

2.2.1 基本养老保险政策认知

为了解受访者对基本养老保险政策的认知水平，本次调查设计了“您知道基本养老保险最低缴费多少年，退休后才能够领取养老金吗？”的题目。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七成（76.46%）的调查对象正确选择了最低缴费年限为15年的正确选项，剩余23.54%的调查对象对最低缴费年限不甚了解，如图7所示。这表明仍有少部分群体对我国基本养老保险政策的认知尚不到位，政府应进一步加强基本养老保险相关的政策宣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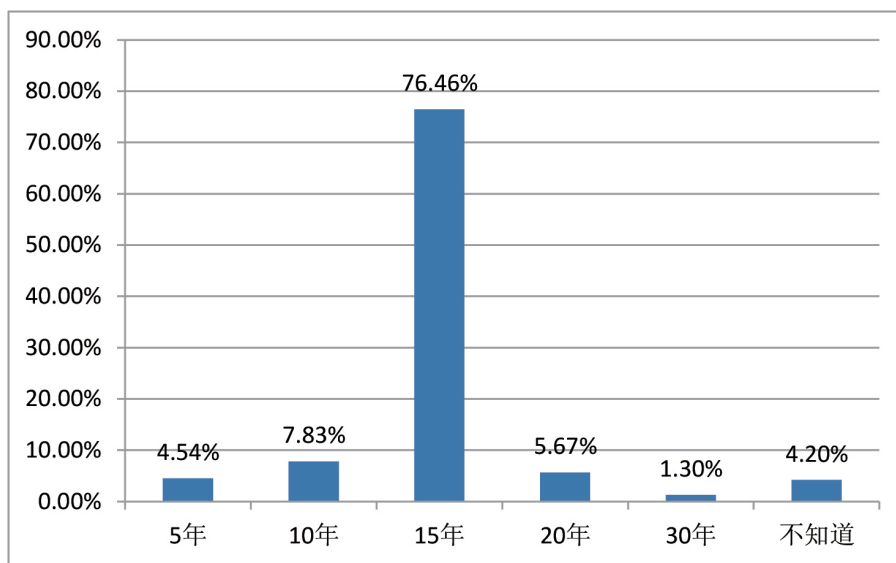


图7 调查对象对基本养老保险最低缴费年限的认识情况

分析不同年龄调查对象关于基本养老保险最低缴费年限的认知，调查结果显示，29岁及以下群体对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最低缴费年限政策的了解程度远低于30岁以上的群体，如图8所示。这可能是由于这部分群体尚未就业或对养老问题还尚未形成清晰的认识。此外，40岁及以上的调查对象对政策的了解程度相对较高，该部分群体的回答正确率均超过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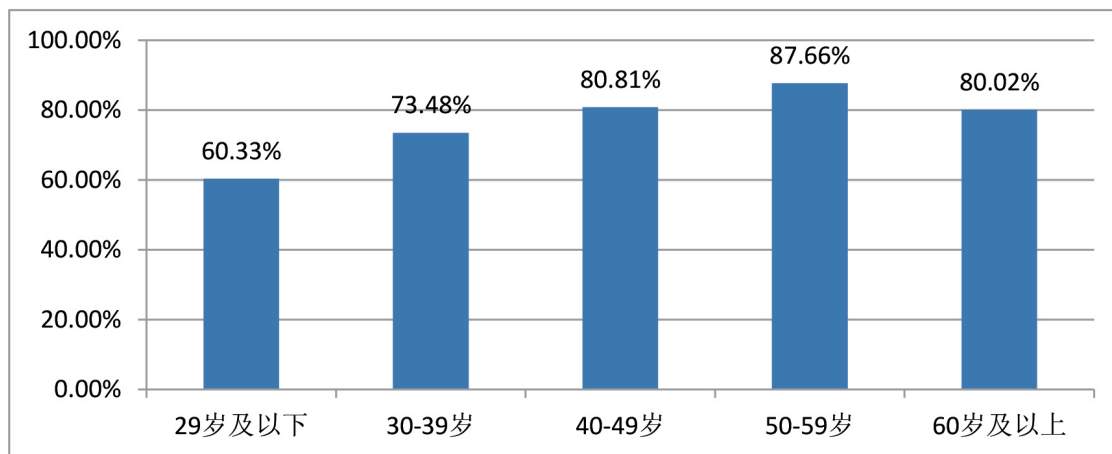


图8 不同年龄调查对象对基本养老保险最低缴费年限认知的正确率

在不同收入调查对象关于基本养老保险最低缴费年限的认知情况方面，调查结果显示，随着收入的增加，调查对象关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最低缴费年限认知的正确率总体上呈“倒U型”趋势，没有收入的调查对象对基本养老保险最低缴费年限的回答正确率最低，仅为25.24%，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由于这类群体有相当大一部分没有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导致其对相关政策的了解程度低；而随着收入的提高，调查对象的回答正确率也有所上升，而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的群体基本养老保险最低缴费年限政策认知的正确率又有所下降，如图9所示。也就是说，相对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对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政策了解程度低于中等收入群体，这可能是由于低收入群体由于相对较低的缴费形成了养老保险待遇水平不高的预期，因此对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重视程度有限，而高收入群体则可能收入来源多样，不是主要依靠养老保险，因此对制度的关注度有限，而中等收入群体则预期通过基本养老保险获得相应的养老保障，因此对制度的认知更为清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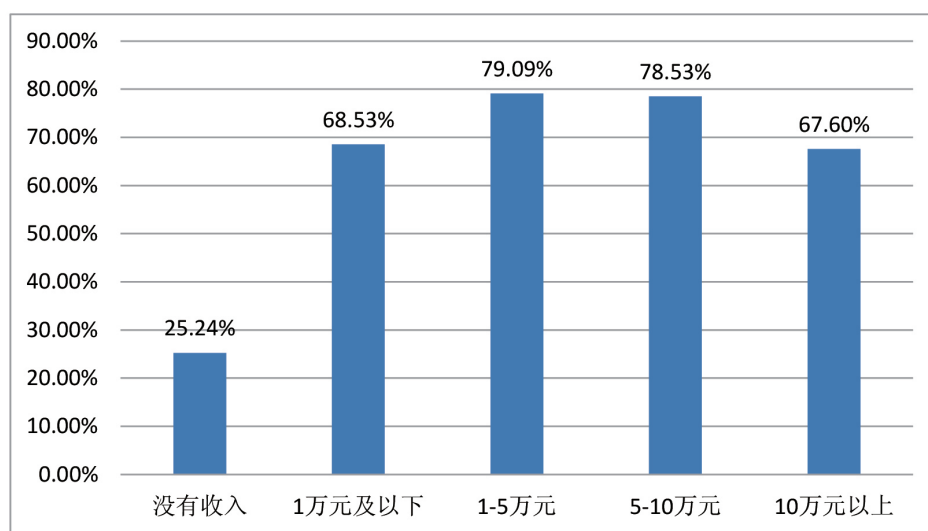


图9 不同收入调查对象对基本养老保险最低缴费年限认知的正确率

2.2.2 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情况

为了解调查对象缴纳养老保险费的额度，本次调查区分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这两种核心的基本养老保险类型。

1.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2009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2009]32号），决定从2009年起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村居民，可以在户籍地自愿参加新农保。2011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开展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2011]18号），决定从2011年起开展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不符合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条件的城镇非从业居民，可以在户籍地自愿参加城镇居民养老保险。2014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国发[2014]8号），在总结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决定将新农保和城居保两项制度合并实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城乡居民

养老保险基金由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构成，其中个人缴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人员应当按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缴费标准目前设为每年100元、200元、300元、400元、500元、600元、700元、800元、900元、1000元、1500元、2000元12个档次，省（区、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增设缴费档次，

本次调查中，61.77%的调查对象参加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从参保缴费金额来看，结果显示，超过七成（70.78%）的调查对象年缴纳费用在500元及以下，仅有5.44%的调查对象年缴纳费用在1000元以上，如图10所示。总体来看，城乡居民选择的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档次相对较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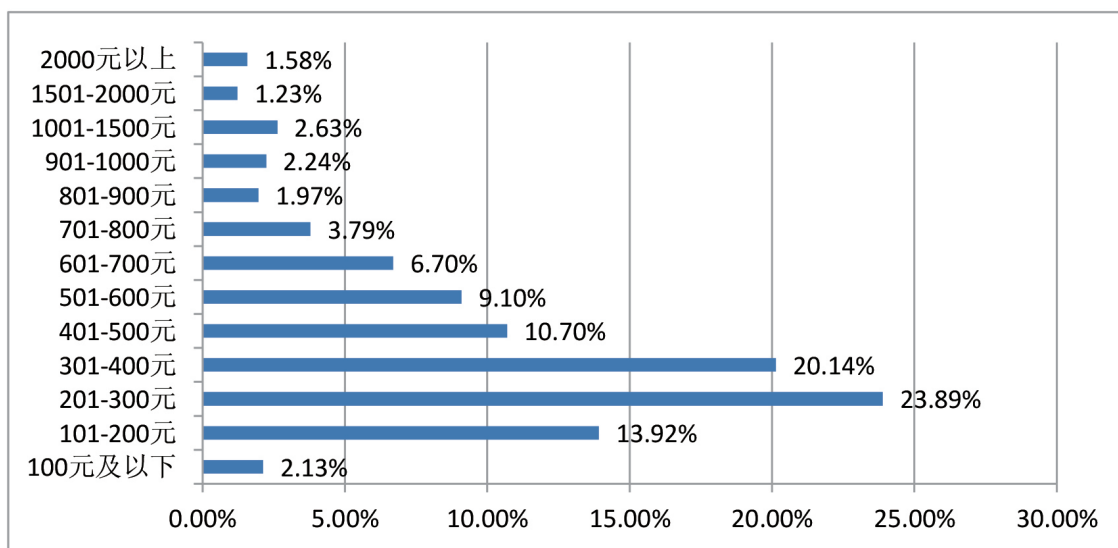


图 10 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调查对象每年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用

2.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我国现行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发端于1991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1991]33号），《决定》首次提出建立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养老保险基金实行社会统筹模式，改变养老保险完全由国家、企业包办的做法，实行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同负担，并在随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200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完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2005]38号），将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和个人缴费比例分别统一为20%和8%，单位缴费进入社会统筹，个人缴费进入个人账户，自此实现了缴费比例的全国统一。2018年，为降低企业成本，增强企业活力，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通知》，决定从2016年5月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超过20%的省（区、市），将单位缴费比例降至20%；单位缴费比例为20%且2015年底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高于9个月的省（区、市），可以阶段性将单位缴费比例降低至19%，降低费率的期限暂按两年执行。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明确自2019年5月1日起，降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单位缴费比例高于16%的，可降至16%；目前低于16%的，要研究提出过渡办法。由此形成了单位缴费比例16%，个人缴费比例8%的格局。

本次调查中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含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调查对象占比28.14%，数据结果显示，超过九成（93.59%）的调查对象月缴纳费用在

500元及以下，如图11所示。进一步了解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调查对象实际缴费率（月实际缴费额/月收入），调查数据显示，实际缴费率的平均值为5.11%，低于个人缴费8%的法定费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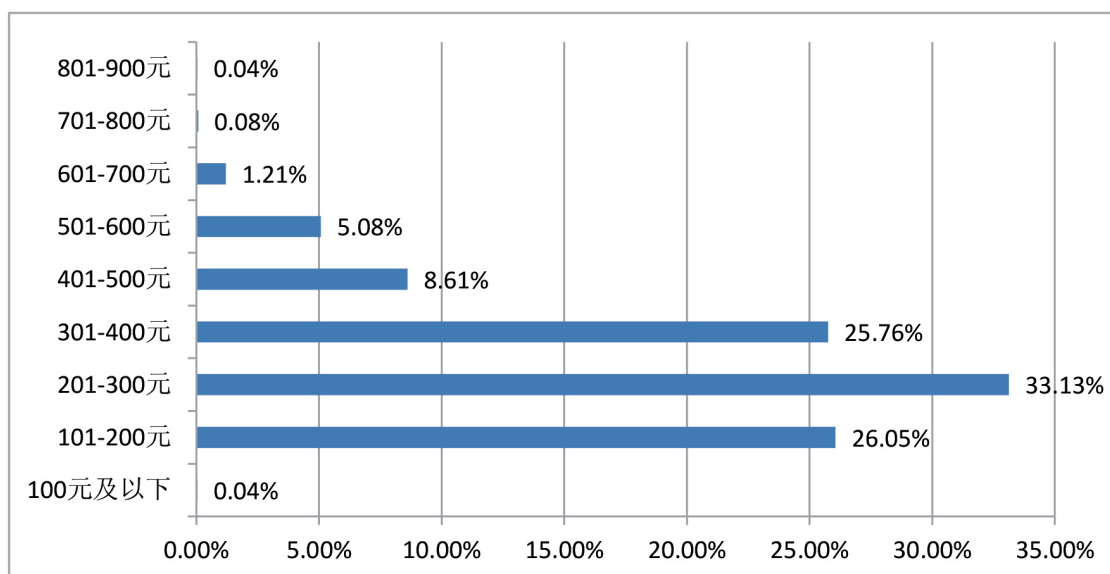


图 11 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调查对象每年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用

2.2.3 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情况

调查数据显示，有26.60%的调查对象已经开始领取养老保险待遇，如图 12所示。由此可判断出制度的赡养比约为36.74%，根据人社部统计公报数据，2021年底，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人数为29370万人，参保缴费群体为73501万人，由此计算出制度的赡养比为39.96%，基本与调查结果一致，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反映出本次调查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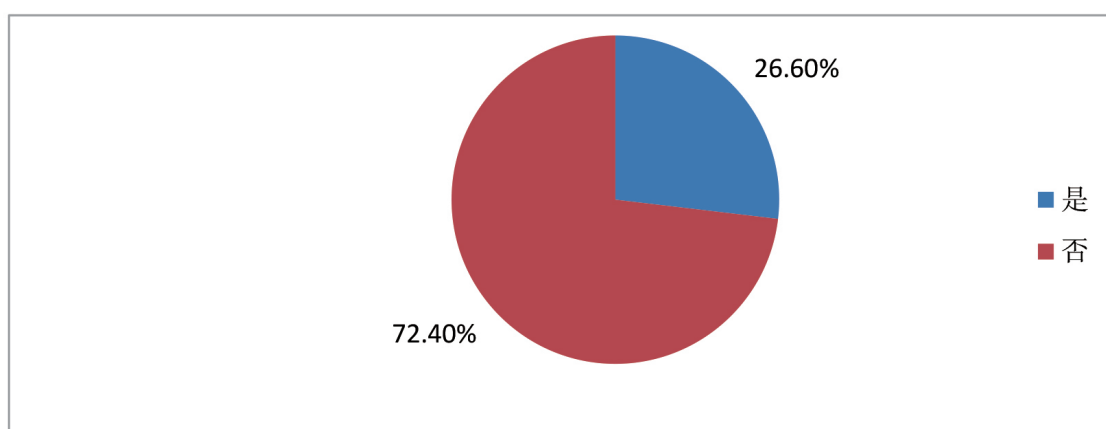


图 12 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情况

进一步了解调查对象开始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时间，调查数据显示，开始领取养老保险的年龄集中在55岁及以上，仅有2.28%的调查对象在50（含）-55岁之间领取了养老保险，如图13所示。这也比较符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年满60周岁领取养老金，城镇职工男性满60周岁，女性

满50周岁，且连续工龄满10年的即可领取养老金的规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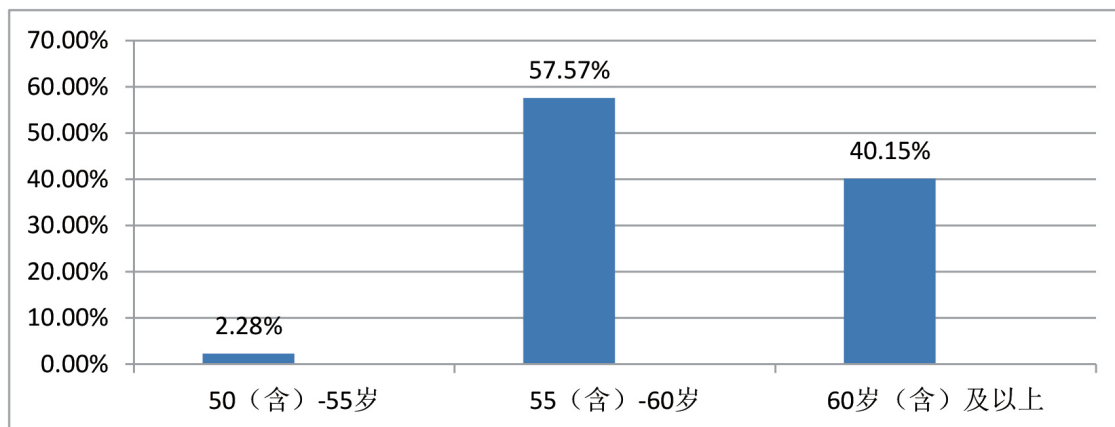


图 13 调查对象开始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时间

在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方面，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基本集中在每月300元以下，而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调查对象养老保险待遇则大都在300元以上，如图14所示。总体上反映目前我国两种核心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待遇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在共同富裕目标背景下，如何平衡二者差距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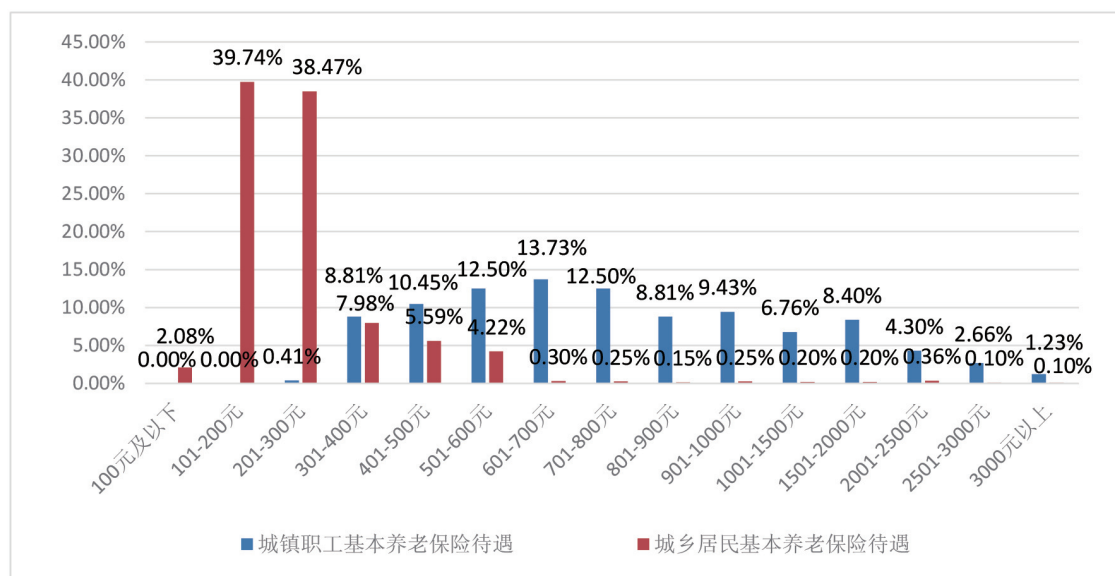


图 14 调查对象不同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比较

2.2.4 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预期

为了解调查对象对于退休后基础养老金待遇的预期情况，课题组设计了“按照当前的收入和消费标准，您认为养老保险待遇达到多少元/月能够达到您的预期？”的题目，以直观了解调查对象对养老保险待遇水平的预期情况。

数据显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调查对象对于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待遇预期水平的平均值为1572元/月，如图15所示。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年全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为35128元，即2927元/月，据此可推算出，调查对象对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待遇水平的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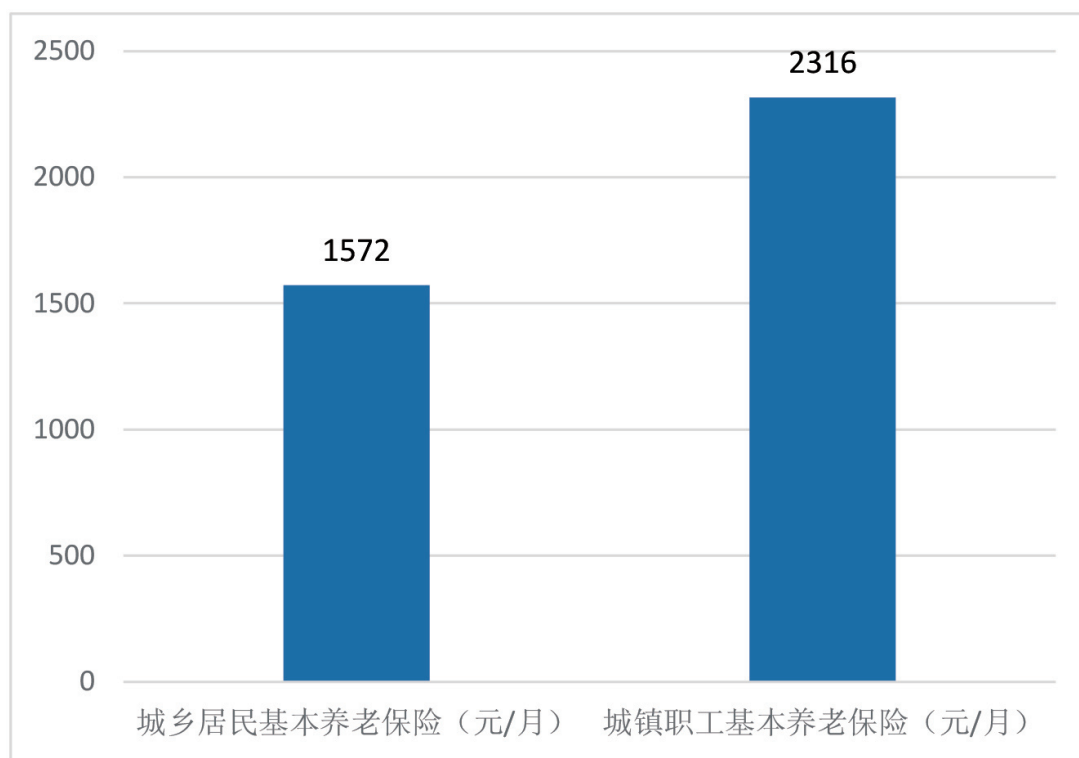


图 15 调查对象对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预期的平均值

期值大约为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3.71%。基本上接近国际上关于基本养老保险最低标准的警戒线，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城乡居民对基本养老保险的待遇期望值相对理性，预期通过基本养老保险满足老年经济生活保障。然而，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实际待遇水平来看，根据《2021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2021年全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3715亿元，实际领取待遇人数16213万人，由此可推算出2021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平均待遇水平约为191元/月。这一数值在很大程度上表明，目前我国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与广大国民的预期存在较大差距。

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调查对象对于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待遇预期水平的平均值为2316元/月，如图15所示。根据《2021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2021年全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56481亿元，实际领取待遇人数13157万人，由此可推算出2021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平均待遇水平约为3577元/月。这一数据可以看出，现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实际待遇水平已经超过预期，当然这与本次调查对象农村居民有关，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会相对降低其对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预期水平。

且从预期替代率的角度看，仅有12.45%的调查对象认为预期替代率在10%以下合适，而事实上领取养老金占收入比重在10%以下的人数比例却有48.70%，认为预期替代率在30%以上合适的人数比例有52.46%，而事实上领取比例达到这个比例的仅有13.15%，这都说明我国目前养老保险的保障力度与广大国民的预期存在较大差距。

2.2.5 领取养老保险待遇的年龄认知

基本养老保险领取年龄意味着退休职工可以享受养老保险保障的年龄。调查居民对该年龄

的希望值，可以了解居民对养老保险和延迟退休等相关政策的具体看法。剔除没有参加任何基本养老保险的调查对象，调查数据显示，对于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平均年龄预期为57.43岁，其中，超过九成（96.96%）的调查对象希望在60岁及以前领取养老保险待遇，仅有3.04%的调查对象愿意在60岁及以后才开始领取养老金，如图16所示。这表明在目前延迟退休的呼声不断高涨的情况下，还面临着较大的阻力，在未来执行过程中应充分考虑不同群体的差异，小步慢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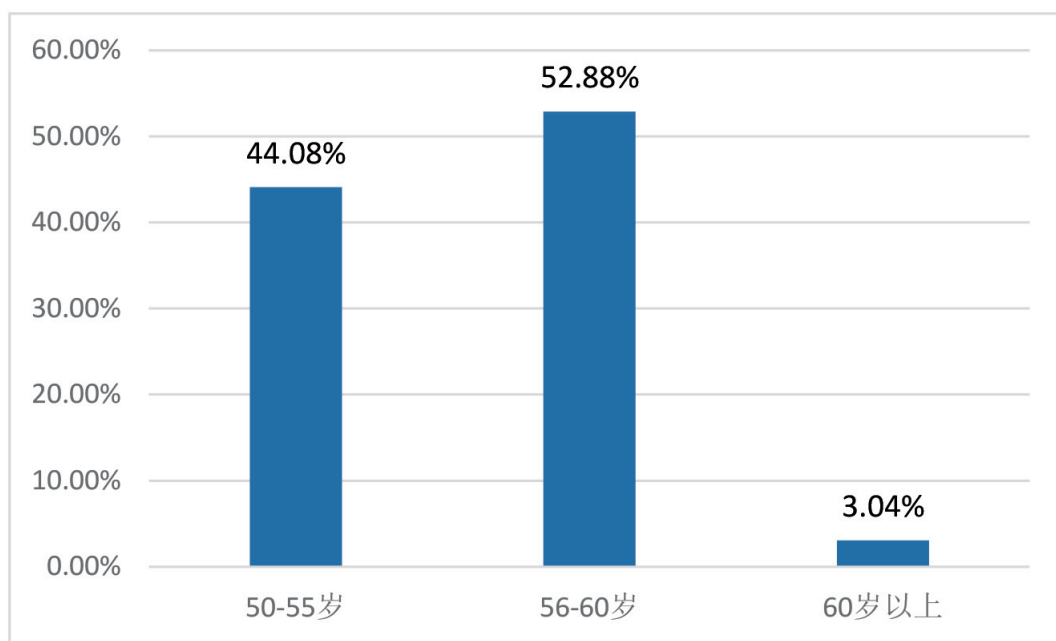


图 16 调查对象希望开始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年龄

2.3 小结

2.3.1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水平较高，人群全覆盖尚未实现

随着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以及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并轨的实现，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但制度全覆盖并不意味着人群全覆盖。从本次调查结果来看，目前有89.92%的调查对象参加了不同种类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但不容忽略的是，仍有10.08%的调查对象没有参加任何种类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当然这类群体中可能有一部分为在校的学生，但仍有部分有收入的群体也未参保，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我国基本养老保险人群全覆盖的目标尚未实现，覆盖面仍有待提高。需要注意的是，调查对象未参与养老保险的最主要两个原因是一想等年龄大些再参保以及不知道如何参加，这一方面说明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具有一定灵活性，允许居民按照自身规划适时参保，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制度宣传还存在很大不足，有28.60%的人员还不知道如何参保。因此，如何保障无收入群体的养老保障问题和制度宣传与保障力度如何加强都是未来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需要思考的问题。

2.3.2 基本养老保险政策认知良好，缴费水平相对偏低

从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政策认知情况看，本次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调查对象对基本养老保

险制度有着较好的了解，其中有76.46%的调查对象对基本养老最低缴费年限情况有着较为清晰的认识（即15年）。此外，从缴费水平来看，超过七成（70.78%）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对象年缴纳费用在500元及以下，仅有5.44%的调查对象年缴纳费用在1000元以上，总体缴费水平较低；同时对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对象而言，其实际缴费率的平均值为5.11%，低于个人缴费8%的法定费率。

2.3.3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不及预期，保障水平面临提升压力

就基本养老保险的待遇水平而言，无论是城镇职工参保者还是城乡居民参保者，其对待遇水平的预期向相对比较理性。对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对象而言，其待遇预期的平均值为2316元/月，基本在目前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范围内。但对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对象而言，其待遇预期水平的平均值为1572元/月，这一预期水平远远超过当前191元/月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实际待遇水平，表明目前我国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与广大国民的预期存在较大差距，保障水平面临着较大提升压力。

3

调查对象养老收入保障 认知与养老金融知识



3.1 调查对象养老收入保障认知

3.1.1 对未来养老收入保障担忧情况

为更好地了解调查对象对未来收入保障的信心情况，本次调查设计了“您是否担心未来的养老收入保障问题？”的题目，调查结果显示，仅有五成（52.13%）的调查对象对自己未来的养老收入保障问题不是特别担心，20.94%的调查对象明确表示比较担心自身未来养老收入的保障情况，此外，还有26.93%的调查对象表示一般，如图17所示。总体来看，调查对象对于未来的养老收入保障问题不是特别乐观，这就要求，一方面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另一方面应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提供满足不同群体需求的养老金融产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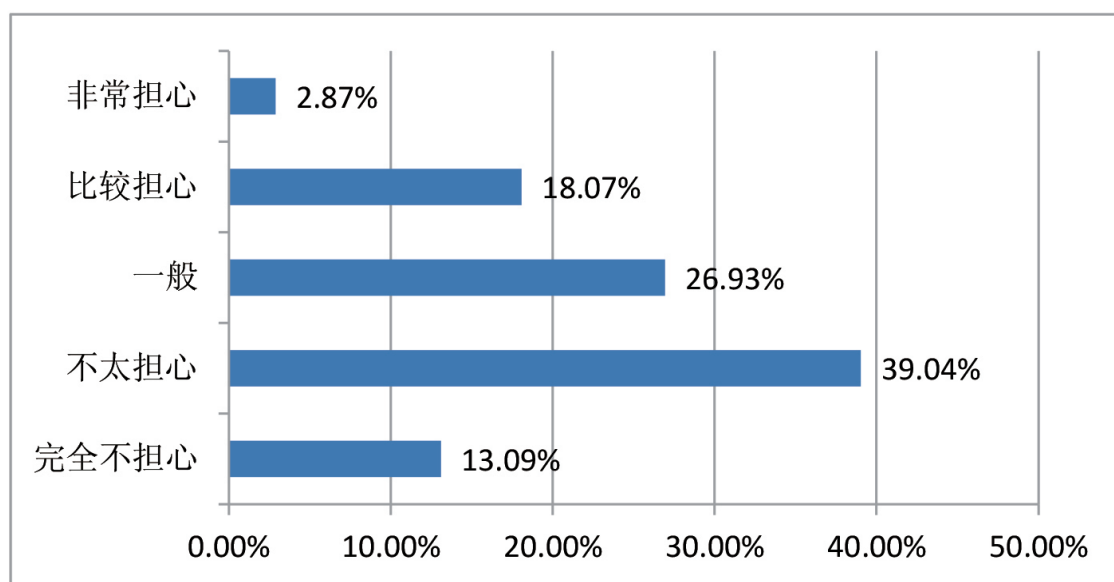


图 17 调查对象对未来养老收入保障的担心情况

从不同年龄调查对象对未来养老收入保障担心的差异情况来看，29岁及以下的青年群体对自身未来的养老生活担忧的比例最高（24.22%），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调查对象对未来养老收入保障的担忧比例呈现下降的趋势，如图18所示。这可能是因为青年人大多刚刚毕业，参加工作时间较短、积累养老财富较少，对未来还处于一个比较迷茫的阶段，担忧心理会更加严重；而中年群体和老年人已走过人生的一半路程，一方面相对于青年群体来说他们的养老财富储备更加丰厚，另一方面他们大多拥有更为清晰明确的人生规划，对未来感到迷茫的概率较小，这些原因都会使他们对未来养老生活品质的担忧程度更轻。

从不同收入调查对象对未来养老收入保障担心的差异情况来看，调查数据显示，年收入在5万元以下的调查对象，随着收入的增加，担忧未来养老收入保障的比例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而年收入在5万元以上的调查对象，随着收入的增加，担忧未来养老收入保障的比例更高，如图19所示。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因为对低收入群体而言，如今收入越高未来的养老财富储备越丰富，养老生活品质自然也会更高，故担忧比例呈现下降趋势；而对于中高收入群体而言，如今的收入可以保障较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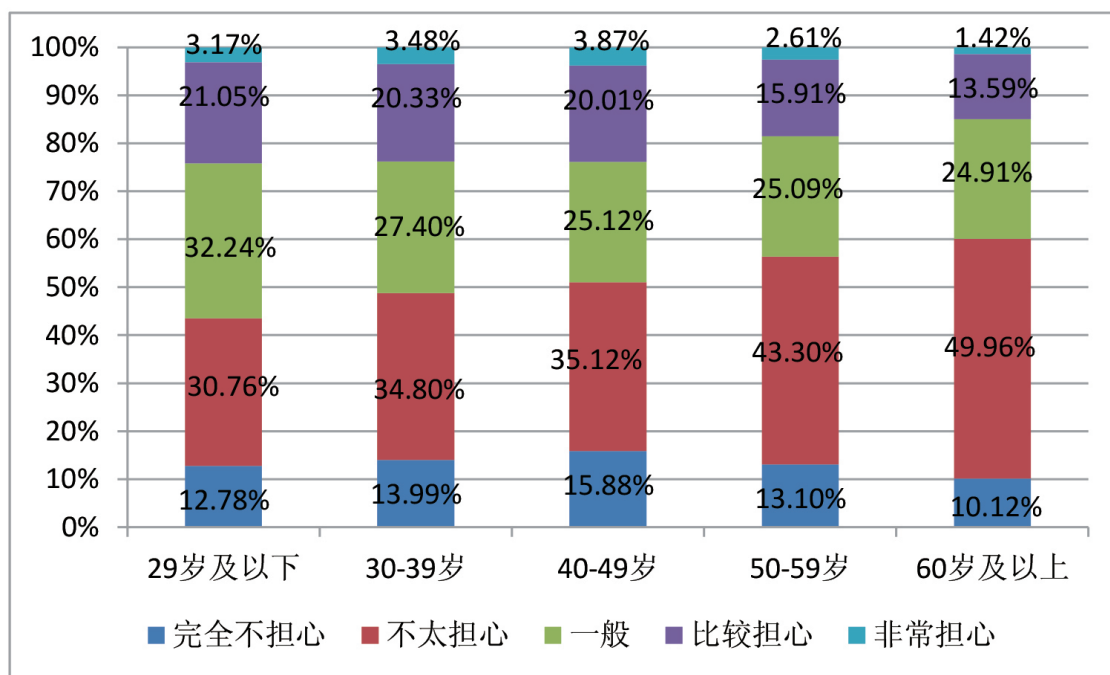


图 18 不同年龄段调查对象对未来养老收入保障担心的差异情况

生活品质，自然会对退休后收入是否还能满足如今的生活品质产生担忧，故担忧比例不降反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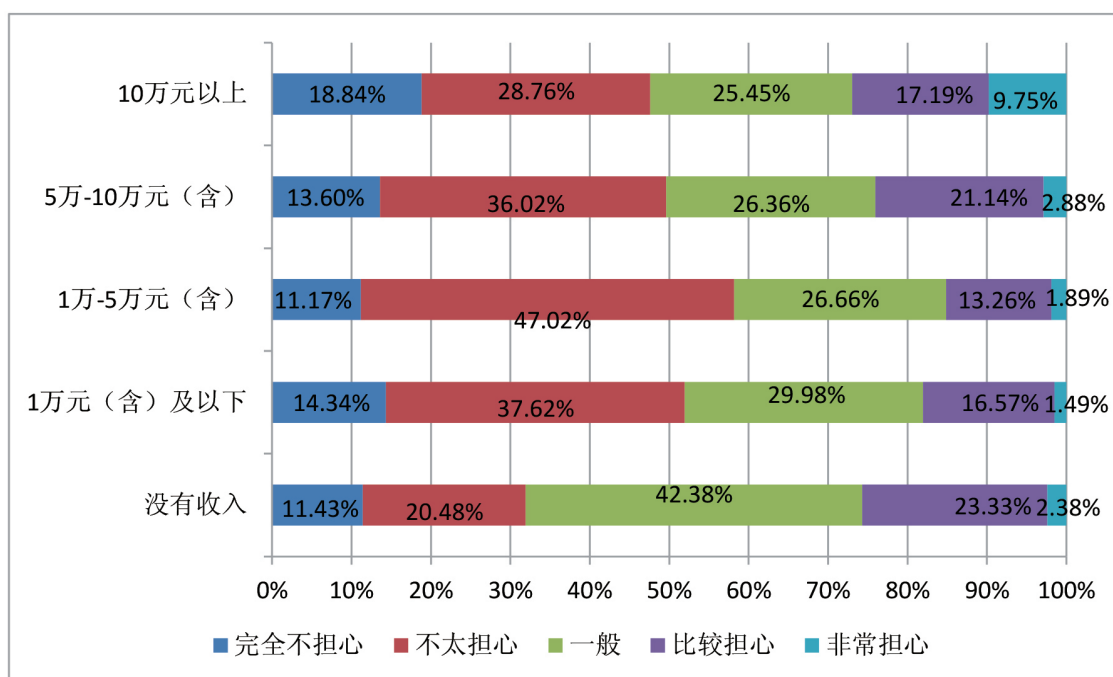


图 19 不同收入调查对象对未来养老收入保障担心的差异情况

从不同文化程度调查对象对未来养老收入保障担心的差异情况来看，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对未来养老生活品质的担忧比例总体上呈现增加的趋势，文化程度为大专/高职的调查对象有担忧心理的比例达27.04%，其次是大学本科及以上的调查对象（25.71%），没上过学的调查对象担忧比例最低（15.44%），如图 20所示。这可能是因为文化程度高的调查对象退休前收入相对来说也较高，而

按照目前养老保险和其他养老金融产品的保障力度，退休后获得的收入大概率要比与退休前少，很难在维持退休前的一个生活水平，自然也会对未来养老收入保障表示担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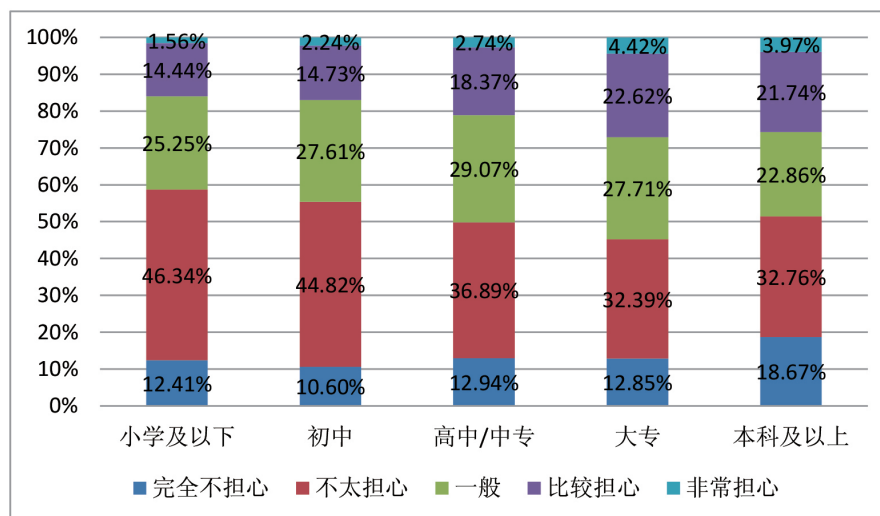


图 20 不同文化程度调查对象对未来养老收入保障担心的差异情况

3.1.2 调查对象养老方式认知

公众对养老方式的认知对市场设计养老金融产品具有导向性作用，是决定养老金融产品市场空间的重要因素。本次调查中询问了调查对象认为最为可靠的养老方式，借此了解居民对养老方式的预期。

调查结果显示，58.22%的调查对象认为依靠自我储备作为未来养老收入的保障最为可靠，19.85%的调查对象选择继续劳动，12.36%的调查对象选择依靠子女，9.55%的调查对象选择依靠政府，0.25%的调查对象选择其他，如图 21 所示。调查结果表明，在家庭结构日益小型化的背景下，大多数调查对象都认为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已不具备基础，同时政府支持的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相对较低，难以实现较好的养老生活保障，因此，农村居民倾向于进行更多的自我储备实现相应的养老保障，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未来养老金融产品在农村市场也有很大挖掘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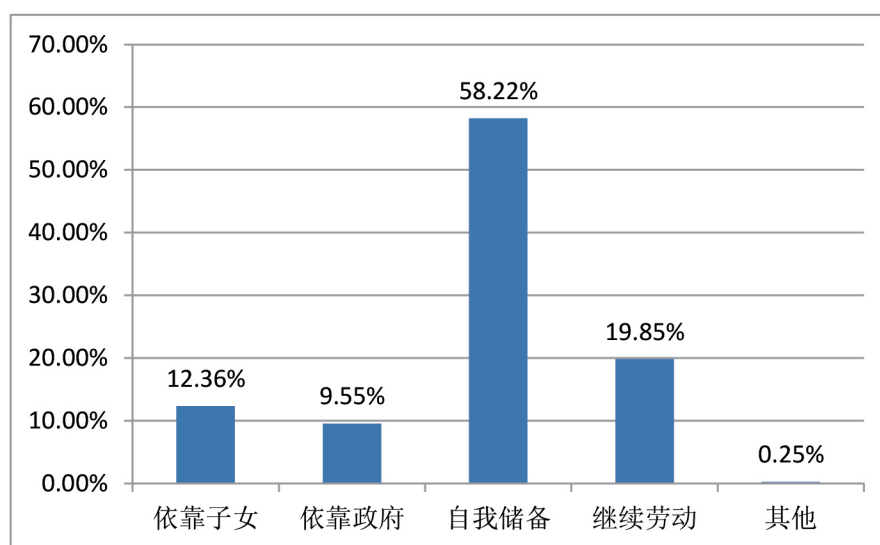


图 21 调查对象对养老方式的总体认知情况

不同收入的调查对象对养老方式的认知情况也存在差异。随着收入的增加，调查对象将自我储备作为未来养老收入保障最可靠方式的比例呈上升趋势，而选择依靠子女和依靠政府的比例则呈现下降趋势，如图2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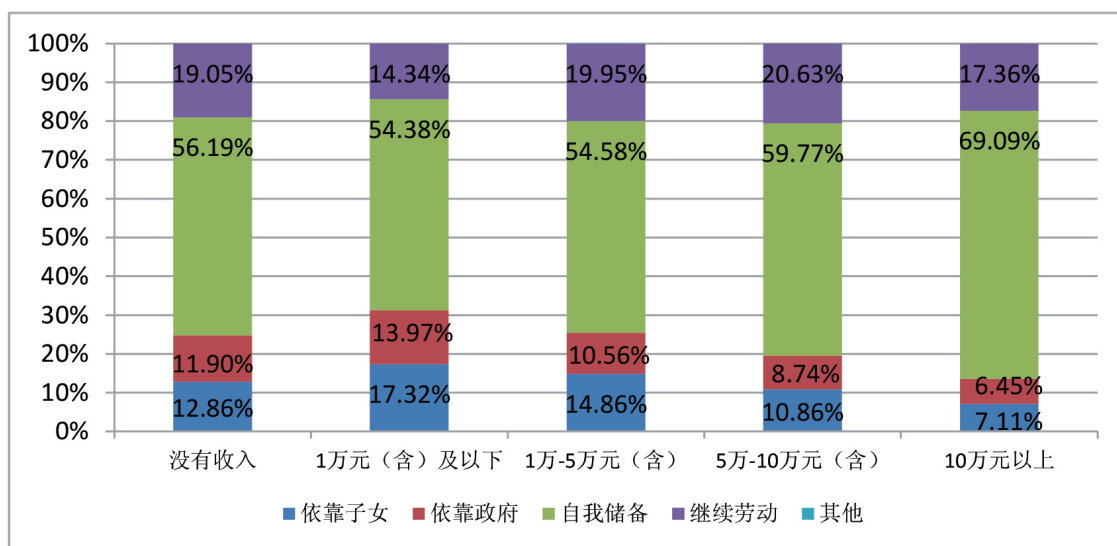


图 22 不同收入群体养老方式认知差异情况

3.2 调查对象基础金融知识和风险认知

3.2.1 调查对象的基础金融知识

本次调查采用了国际比较通用的金融知识（也称金融素养）评价方法（Lusardi & Mitchell, 2014）。该方法通过询问个体对利率计算、对通货膨胀理解及投资风险判断等三个方面的认识，能够相对科学地反应调查对象的金融基础知识掌握情况。本次调查中，在利率计算方面，主要了解调查对象对单利和复利的认知情况，同时还关注调查对象对通货膨胀理解及投资风险的认知，希望通过单利、复利、通货膨胀以及投资风险等问题，对调查对象的基础金融知识进行测度。

调查结果显示，调查对象对于单利、复利、通货膨胀、投资风险相关计算题目回答的正确率分别为59.3%、61.01%、44.56%、63.38%，如表2所示。总体来看，调查对象对利率和投资风险有着较为清晰的认识，但是对通货膨胀的了解还有待加强。综合考虑调查对象关于这四项基础金融知识题目的计算情况，其正确率的平均值为57.06%，换算为百分制为57.06分，处于及格线以下水平。与2022年同步开展的中国城市养老金融调查数据相比，低于城市调查对象61.22的平均得分。同时，从选择不知道的占比情况来看，农村调查对象对金融知识的认识存在更多的模糊地带，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也是由于农村调查对象接触的金融业务相对较少，感受相对较弱。随着互联网金融以及乡村振兴工作的推动，未来金融对于农村居民也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亟待通过多元化的方式提升农村居民的基础金融知识。

表 2 2022年调查对象基础金融知识回答情况

		正确		错误		不知道	
		农村	城市	农村	城市	农村	城市
利率	单利	59.30%	62.69%	32.00%	32.66%	9.59%	4.64%
	复利	61.01%	68.67%	27.02%	25.75%	11.97%	5.58%
通货膨胀计算		44.56%	49.95%	42.38%	43.21%	13.06%	6.83%
投资风险判断		63.38%	63.57%	29.42%	29.95%	7.20%	6.48%
均值		57.06%	61.22%	32.71%	32.89%	10.46%	5.88%

根据上述四道题目回答的正确数量，可以将调查对象的基础金融知识掌握情况进行分类，每答对1道题记1分，全部答对即得4分，全部答错即得0分。由此可将调查对象的基础金融知识分为5个等级：0分表示金融知识很差，1分表示金融知识较差，2分表示金融知识一般，3分表示金融知识较好，4分表示金融知识很好。调查结果显示，近五成（44.13%）的调查对象较好或很好地掌握了基础金融知识，仍有超过两成（26.66%）的调查对象的基础金融知识水平较差或很差，如图23所示。与2022年城市的调查结果相比，很好或较好掌握基础金融知识的农村调查对象占比更少，评分为很差和较差的人数比例则更高，农村地区金融基础知识的普及度不及城市，亟待进一步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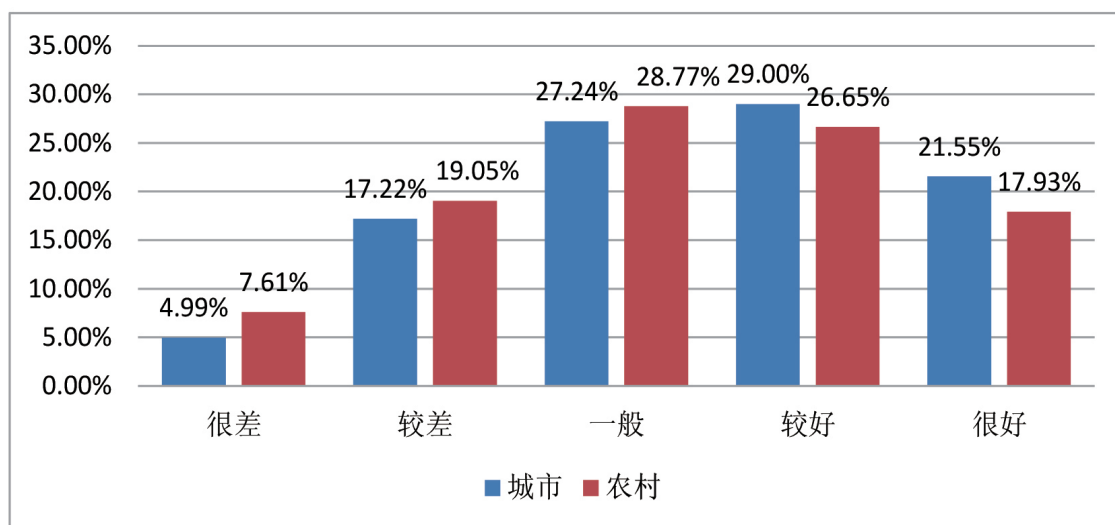


图 23 调查对象基础金融知识等级情况的城乡差异

不同年龄段调查对象的基础金融知识回答正确率存在差异。总体来看，随着年龄的增加，调查对象的基础金融知识回答的正确率呈现出“倒U型”趋势，年龄在30-39岁的调查对象基础金融知识的回答正确率最高，其次是40-49岁的调查对象，29岁及以下、50岁及以上的群体正确率相对较低，如图24所示。这可能是由于29岁及以下群体大多刚工作不久且处于成家立业的关键时期，往往很少有额外的资金用于金融市场投资，随着年龄的增加，收入也开始增加而成家立业的关键支出可能有所减少，有更多的资金可以参与金融市场投资，而在参与投资的过程中可以增加基础金融知识水平，此外，随着年龄的进一步增加，离退休时间越来越远，大多数人为了资金安全往往采取较为保

守的投资策略，参与金融市场的类别较为有限，不易积累更高的基础金融知识水平。这一变化也反映出了个人全生命周期的财富规划特征，也可以帮助金融市场针对不同年龄段的特征开展差异化的金融知识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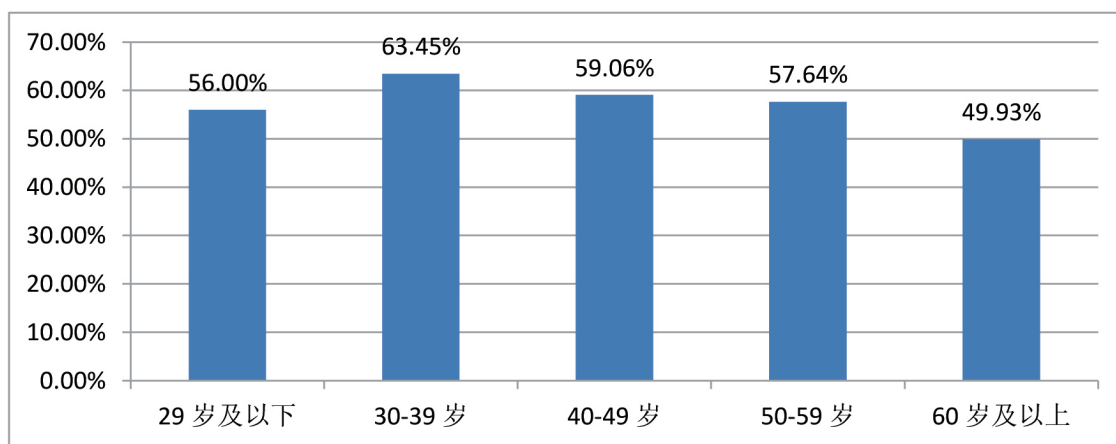


图 24 不同年龄调查对象基础金融知识回答正确率

调查对象的基础金融知识回答正确率在不同文化程度呈现出差异性。调查结果显示，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群体的基础金融知识正确率最高，高于小学及以下群体10个百分点，如图25所示。这可能是因为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群拥有更好的计算能力和金融素养，对金融投资和相关知识的接受度更高，因而基础金融知识的回答正确率更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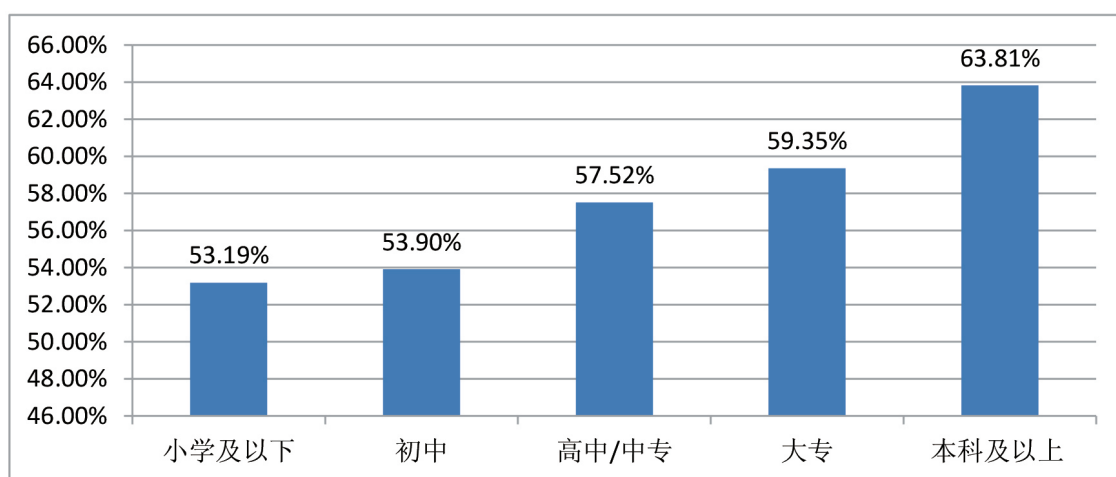


图 25 不同文化程度调查对象基础金融知识回答正确率

此外，不同收入调查对象基础金融知识回答正确率也存在显著差异。调查结果显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调查对象基础金融知识回答的正确率呈现出总体上升的趋势，如图26所示。这可能是由于收入水平相对较高的群体有更多的能力和机会参与金融市场活动，进而能够了解或掌握更多的金融知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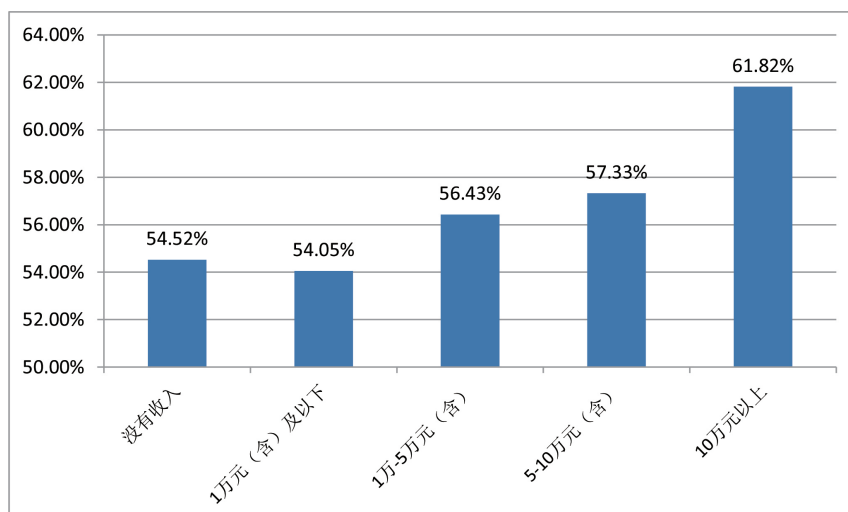


图 26 不同收入调查对象基础金融知识回答正确率

3.2.2 调查对象在日常生活及其他金融消费中受骗情况

随着我国金融行业的逐步发展，发生在金融领域的犯罪活动也相应增加，其中的金融诈骗犯罪活动已成为危害最大的经济犯罪活动之一。国家近年来不断打击金融诈骗活动，采取推出反诈骗APP等多项措施，帮助居民识别诈骗行为，及时拦截受骗资金。但由于互联网等技术的快速发展，各种形式的诈骗手段也更新换代、层出不穷，居民上当受骗的情况仍时有发生。本次调查中设置了关于调查对象在金融投资中受骗情况的相关问题，有助于我们了解公众对金融诈骗的识别情况，推进防范诈骗活动的宣传和教育。

调查结果显示，10.20%的调查对象在金融投资中有过上当受骗的经历，89.80%的调查对象没有上当受骗经历。与2022年中国城市养老金融调查数据相比，城市调查对象的受骗比例则达到了15.6%，比农村高5.4%，如图27所示。这可能是因为城市拥有比农村更复杂的金融消费环境，同时金融诈骗手段也层出不穷，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进行金融知识普及和进一步加大金融诈骗犯罪活动打击力度的紧迫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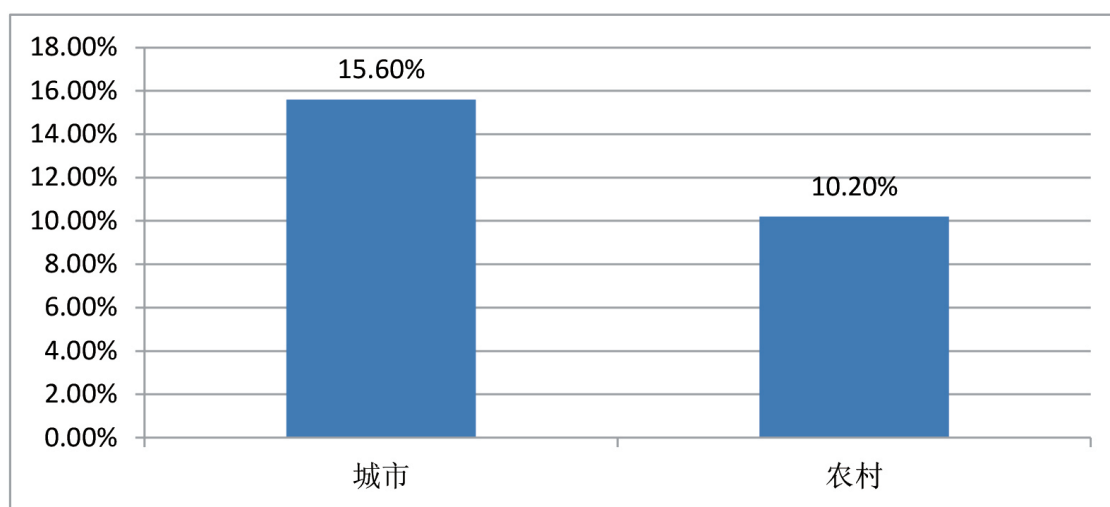


图 27 城市与农村不同调查对象金融消费中受骗人数占比

从年龄分布来看，不同年龄的调查对象在金融投资中上当受骗情况存在差异。调查数据显示，随着年龄的增加，调查对象在金融投资中的受骗占比呈总体下降趋势，29岁及以上的青年群体受骗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群体，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受骗比例最低，如图28所示。这可能是因为农村60岁及以上老人收入相对较低，加之缺乏对新兴的金融投资等相关信息的关注和了解，进行金融投资的需求相对较低，受骗比例会更低，而青年人接触到的相关金融信息更多，面临的金融环境更加复杂，更容易被诈骗犯迷惑利用，导致上当受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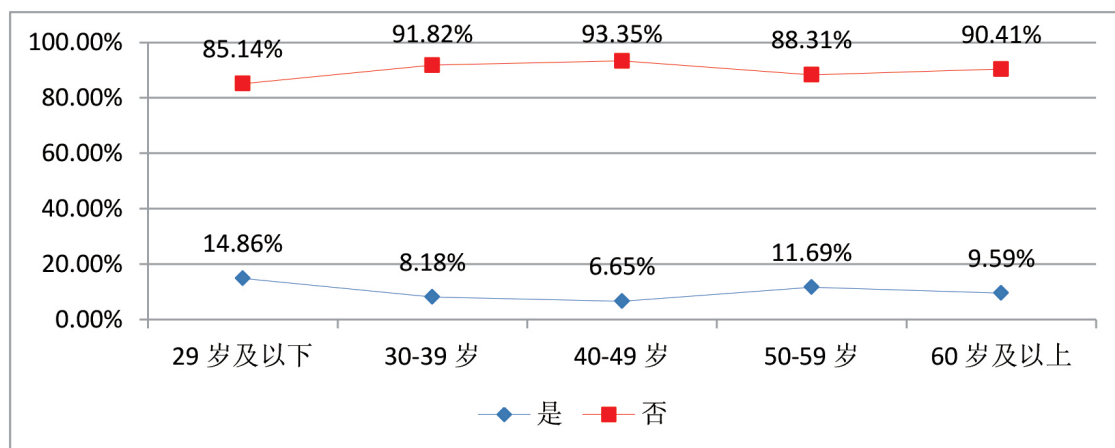


图 28 不同年龄段人口在金融消费中上当受骗的差异情况

不同收入调查对象在金融投资中的受骗情况也有所不同。调查结果显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调查对象上当受骗占比情况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即收入越低，上当受骗的概率反倒更大，如图 29所示。这可能是由于低收入群体对提升收入的愿望更加迫切，更容易对虚假的投资诱惑产生兴趣，进而陷入被骗的圈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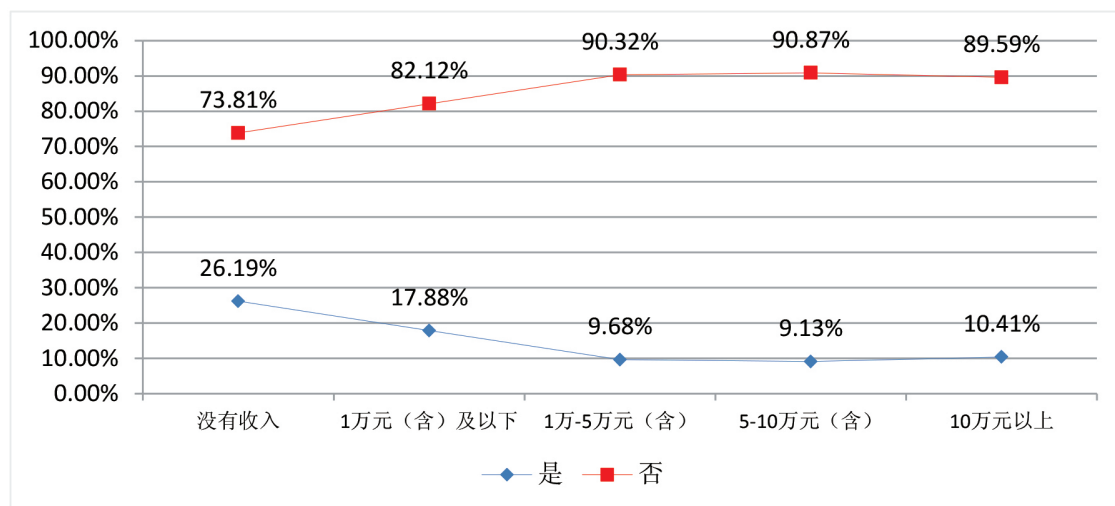


图 29 不同收入调查对象在金融消费中上当受骗的差异情况

调查对象的上当受骗情况在不同区域同样存在差异。调查结果显示，东部地区调查对象在金融消费中上当受骗的比重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如图30所示。这可能是由于东部地区相对较为发达，

金融市场的活跃程度较高，加之东部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也相对较高，实施诈骗的团体更有意愿在这类地区开展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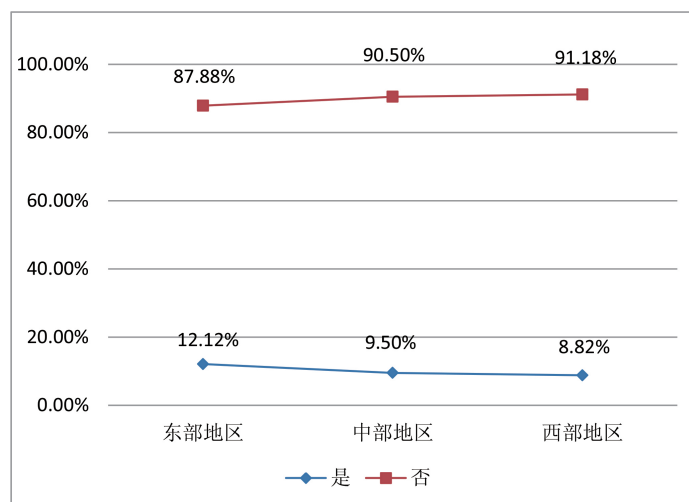


图 30 不同金融知识等级调查对象在金融消费中上当受骗的差异情况

在有上当受骗经历的调查对象中，接近九成调查对象的受骗金额在1万元以内，其中，32.38%的调查对象受骗金额在1000元以下。总体来看，大多数调查对象在金融投资中上当受骗的金额较低，这可能是由于小额诈骗更易使人放松警惕。同时，仍有11.46%的调查对象上当受骗金额超过了1万元，如图31所示。这反映了广大居民的防范金融诈骗的意识还存在不足，还需继续提升农村居民的防骗意识、加强反诈骗措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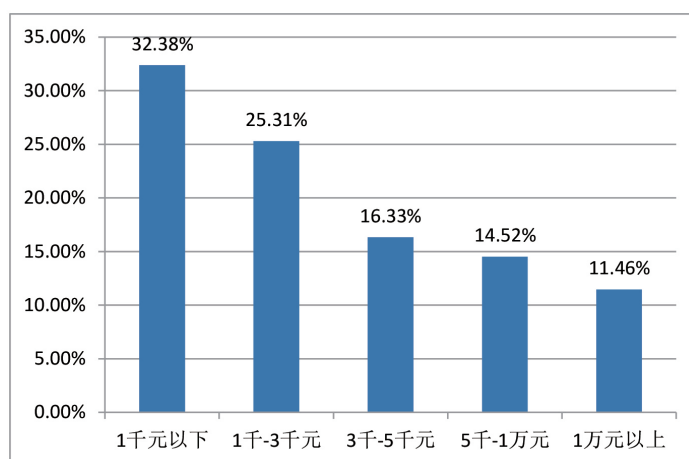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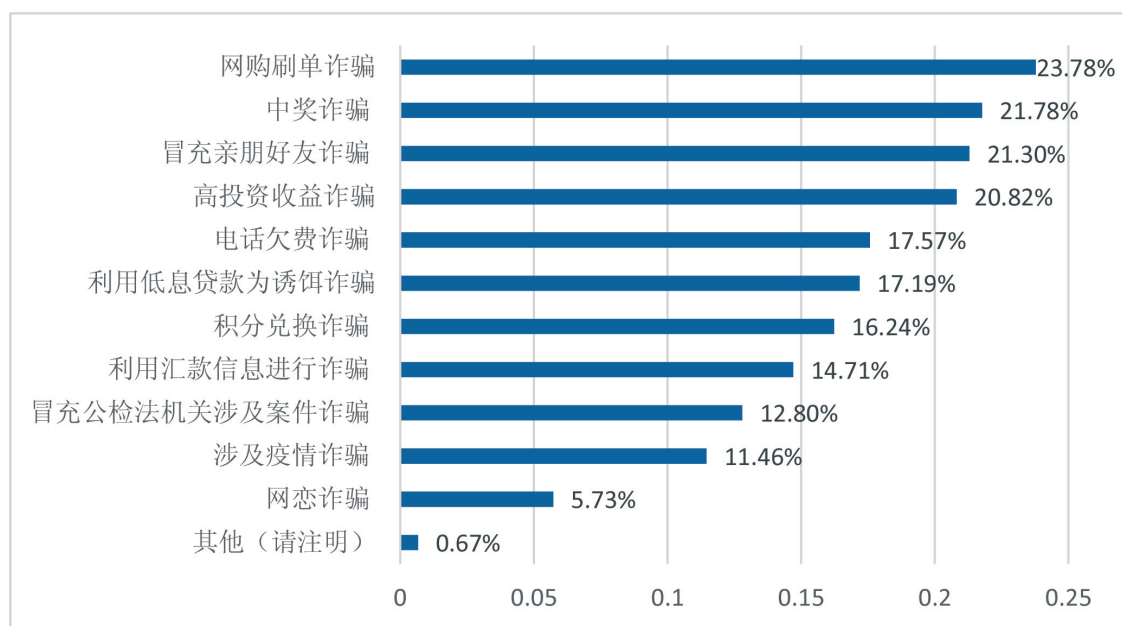


图 31 调查对象在金融消费中上当受骗的金额

进一步了解调查对象在金融消费中上当受骗的形式，调查结果显示，网购刷单诈骗（23.78%）、中奖诈骗（21.78%）、冒充亲朋好友诈骗（21.30%）和高收益投资诈骗（20.82%）是诈骗中最为常见的诈骗形式，占比都超过了20%，此外，电话欠费、低息贷款、积分兑换等也是诈骗常用的形式，如图 32所示。这一方面反映出当前诈骗形式层出不穷，给居民防范诈骗带来一定的挑战；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居民个人信息保护工作亟待进一步加强。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涉及疫情的诈骗出现比例也达到11.46%，未来进行金融诈骗知识普及时既要注重一般情况下的诈骗手段防范，

同时也要关注随疫情等特定事件出现后产生的新型诈骗形式。



注：本题为多选题，各选项之和大于100%

图 32 调查对象遭遇的诈骗形式

3.3 调查对象养老金融知识认知

3.3.1 养老金融知识自评

养老金融知识是公众参与养老金融市场的基础，养老金融知识水平较高的群体可以更好地深入参与养老金融市场，通过自身特征匹配不同风险水平的养老金融产品，从而获得理想的投资收益，实现养老财富的保值增值。

为更好地了解公众对养老金融知识的自我认知情况，本次调查设计了调查对象对自己养老金融知识自评得分的题目：您觉得您养老金融知识掌握如何？0分为完全不了解养老金融知识，10分为非常了解养老金融知识，打分在0到10之间表示自评养老金融知识递增。调查结果显示，调查对象自评养老金融知识得分的平均分为8.16分，如表3所示。换算为百分制，调查对象养老金融自评得分为81.60分。同时，前文中的结果显示调查对象基础金融知识的客观得分为57.06分，这一数值大大低于调查对象养老金融知识的主观自评得分，而实际上由于养老金融涉及的周期长、需要考虑的因素更多，需要的金融知识应该更专业，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表明调查对象主观上存在对自己的金融知识的高估。

表 3 调查对象养老金融知识自评得分情况

	观察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养老金融知识自评	10269	8.16	1.82	0	10

在不同年龄段调查对象养老金融知识自评得分情况差异方面，调查结果显示，随着年龄的增

加，调查对象养老金融知识自评得分总体上呈现上升的趋势。同时，进一步与基础金融知识客观评分进行比较，数据显示，随着年龄的增加，调查对象自评养老金融知识与基础金融知识客观得分之间的差值呈现出上升趋势，即年龄越大，更容易出现养老金融知识的高估，如图33所示。这可能是由于随着互联网和城市化的发展，农村中青年群体接触到的金融知识的可能性要比中老年的群体更高，对养老金融的了解也会比其他年龄段的群体更广泛，对自身的金融知识判断也相对更加准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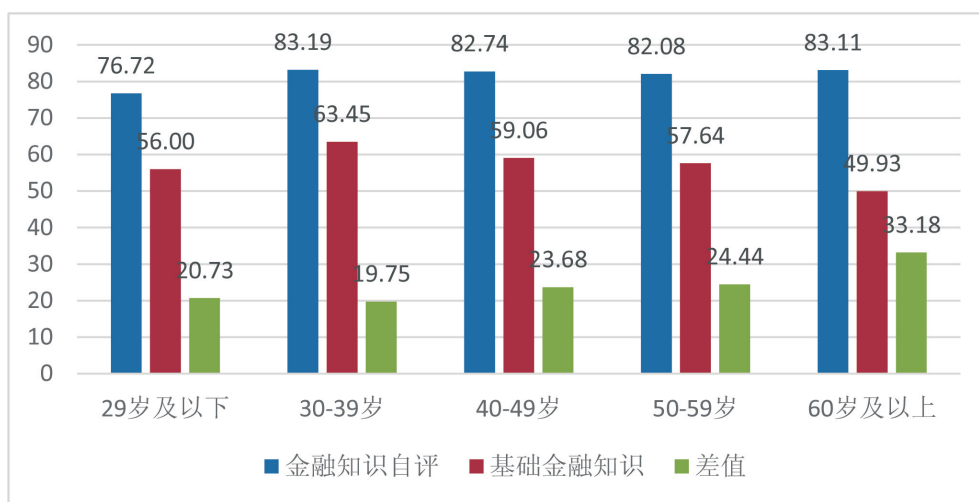


图 33 不同年龄段调查对象养老金融知识自评与基础金融知识得分比较

在不同文化程度调查对象养老金融知识自评得分情况差异方面，调查结果显示，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调查对象养老金融知识自评得分总体上呈现上升的趋势。进一步与基础金融知识客观评分进行比较，数据显示，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调查对象自评养老金融知识与基础金融知识客观得分之间的差值呈现出下降趋势，即受教育程度越低的调查对象，更容易出现养老金融知识的高估，如图34所示。因此，在养老金融知识的宣传和教育工作中，应更加关注文化程度较低的群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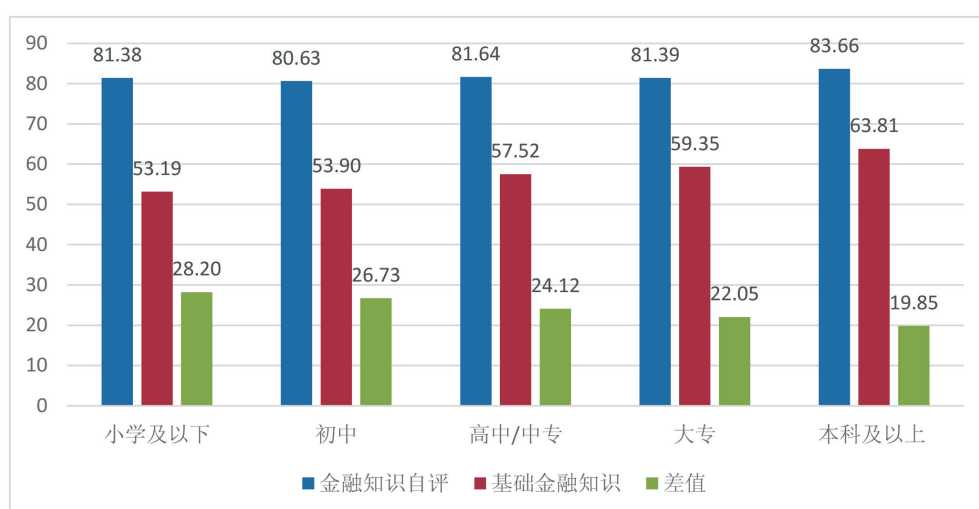


图 34 不同文化程度调查对象养老金融知识自评与基础金融知识得分比较

在不同收入调查对象养老金融知识自评得分情况差异方面，调查数据显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调查对象的养老金融知识自评得分总体上表现出增加的趋势。进一步与基础金融知识客观评分

进行比较，数据显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调查对象自评养老金融知识与基础金融知识客观得分之间的差值呈现出上升趋势，即收入水平越高的调查对象，更容易出现养老金融知识的高估，如图35所示。这可能是由于收入相对较高的群体往往对自身的能力更加自信，在评估自身养老金融知识时也往往会给出较高的评价，但事实上却不能反映其真实的养老金融知识水平。因此，未来在开展农村养老金融教育时，应充分关注不同群体的特征，制定差异化的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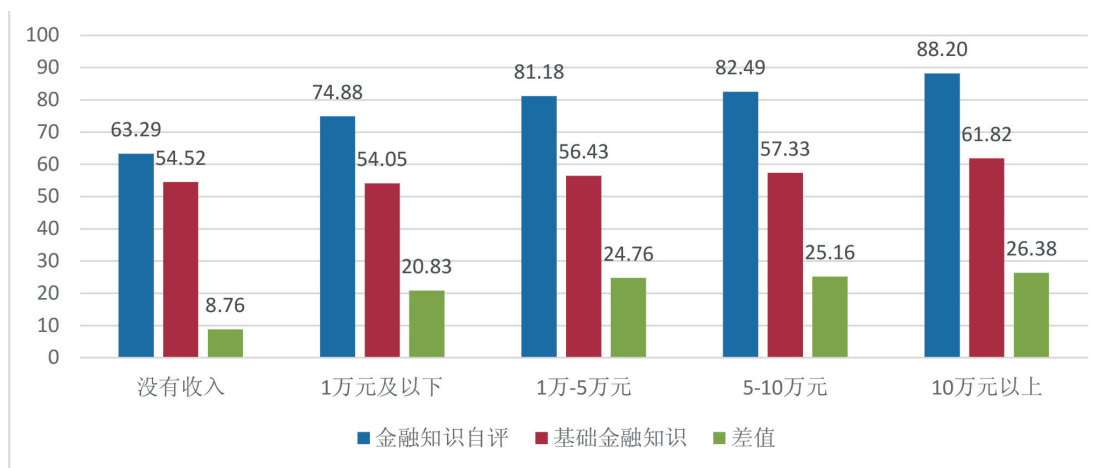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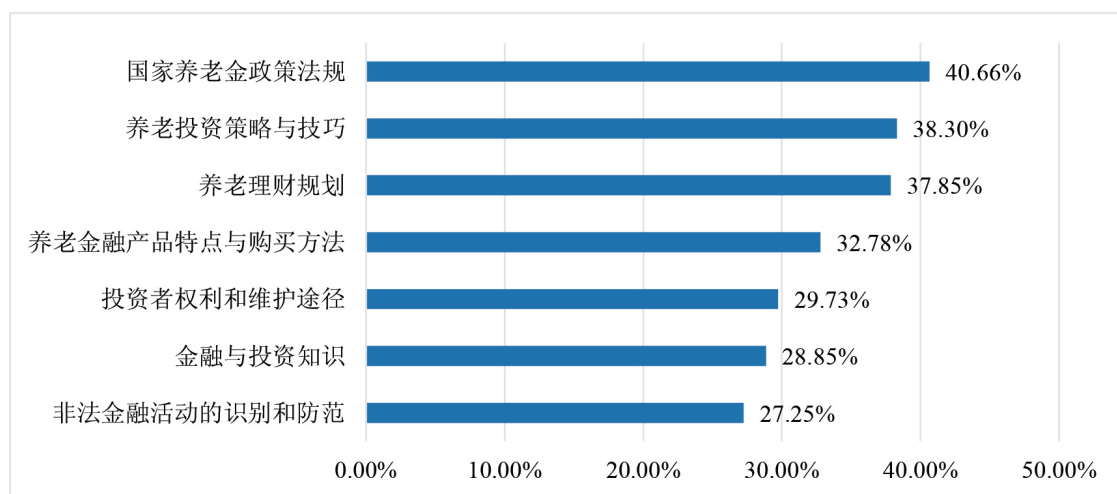


图 35 不同收入调查对象养老金融知识自评与基础金融知识得分比较

3.3.2 养老金融知识诉求

了解公众养老金融知识的需求情况有利于科学制定养老政策、设计养老金融产品和开展养老金融教育。为进一步了解公众对养老金融知识的需求情况，本次调查询问了调查对象需要哪些养老金融知识。调查结果显示，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国家养老金政策法规、养老金投资策略与技巧、养老理财规划，其中前三位的选择人数占比接近，均为40%左右，此外，养老金融产品特点与购买方法、投资者维权途径、金融与投资知识、非法金融活动的识别和防范等也是不少调查对象希望了解的金融知识，如图36所示。这反映出公众对于养老金融知识关注度高、需求广泛且强烈。



注：本题为多选题，各选项之和大于 100%

图 36 不同类别养老金融知识需求情况

3.4 调查对象养老金融的投资目标和风险偏好

3.4.1 养老理财或投资的长期目标认知

公众对养老理财或投资的长期目标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养老财富储备的路径选择。调查数据显示，56.21%的调查对象将“确保本金安全第一，收益多少不重要”作为其养老理财或投资的长期目标，29.35%的调查对象将“追上通货膨胀率为目标，能够保持购买力”作为其养老理财或投资的长期目标，仅有8.89%的调查对象将其养老理财或投资的长期目标定位“超越通货膨胀，在保持购买力之外实现养老财富增值”，如图37所示。与城市养老金融调查数据进行比较，城市调查对象也将“确保本金安全第一，收益多少不重要”作为养老理财或投资的首要长期目标，但占比比农村相对较低，同时选择相对激进的投资目标的调查对象占比则相对较高。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农村居民的投资风险偏好更加保守，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与前文数据反映出来的农村居民基础金融知识相对较差所导致的，同时也有可能是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风险承受能力有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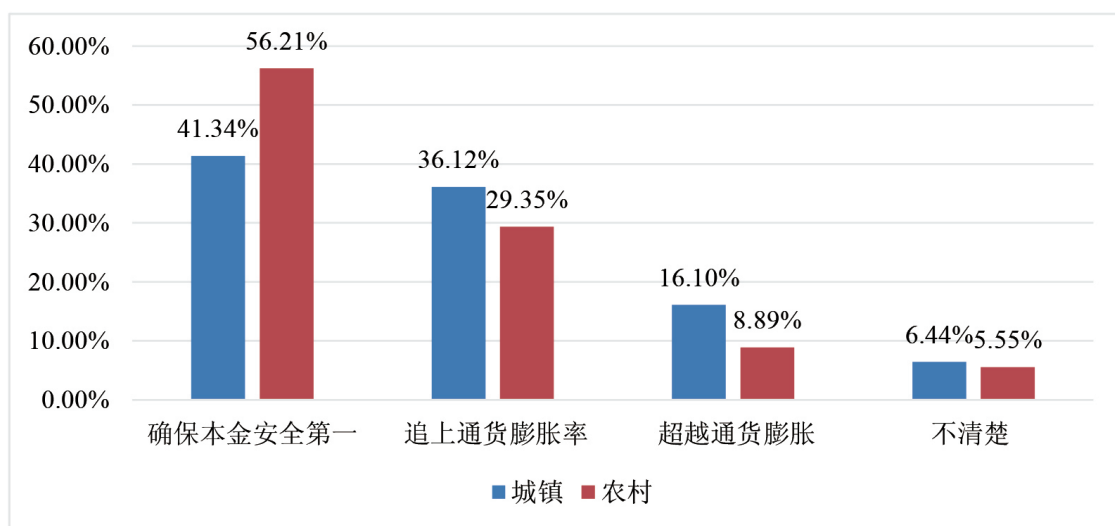


图 37 城乡不同调查对象养老理财或投资的长期目标比较

不同年龄调查对象对养老理财或投资的长期目标设定存在显著差异。随着年龄的增加，调查对象持保守投资目标的可能性呈现出显著上升的趋势，对于更高保值增值的相对稳健或激进投资目标的可能性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如图38所示。养老理财或投资的产品具有“以养老为目标”的特殊属性，因此在养老金融产品设计时应充分考虑不同年龄阶段的差异化需求。

不同文化程度调查对象对养老理财或投资的长期目标设定也存在差异。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调查对象持保守投资目标的可能性呈现出显著下降的趋势，对于更高保值增值的相对稳健或激进投资目标的可能性呈增加的趋势，如图 39所示。这可能是由于文化程度较高的群体具有更高水平的养老金融知识，同时收入水平较高，抗风险能力较强，从而能够更深度地参与到养老金融市场中；而文化程度较低的群体可能因为较为缺乏养老金融知识，收入水平较低，抗风险能力弱，倾向于选择更为保守的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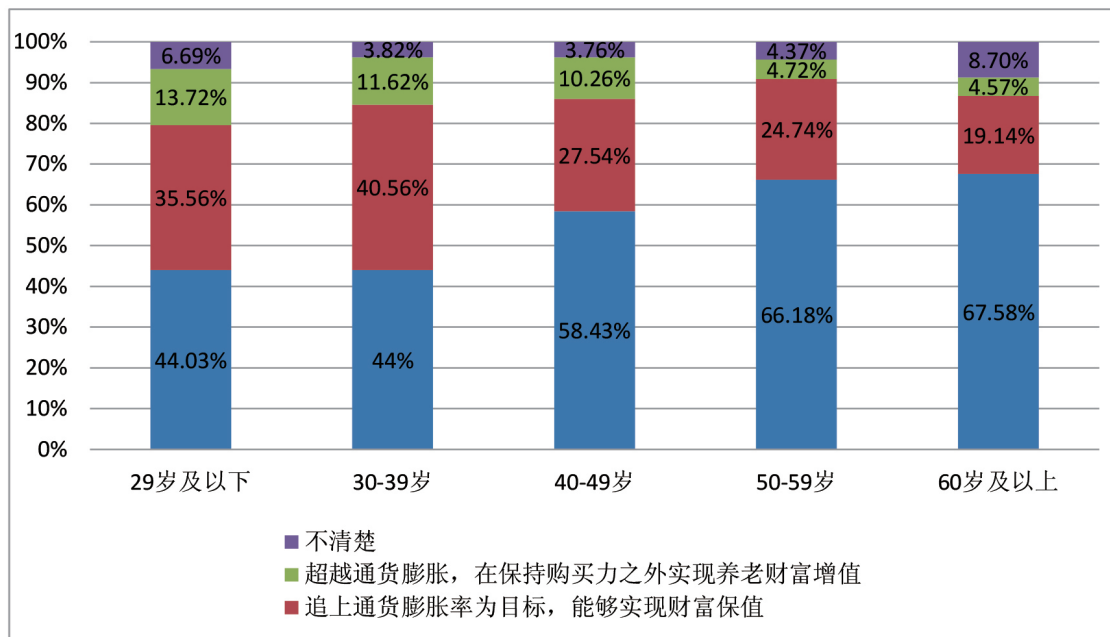


图 38 不同年龄调查对象养老理财或投资的长期目标差异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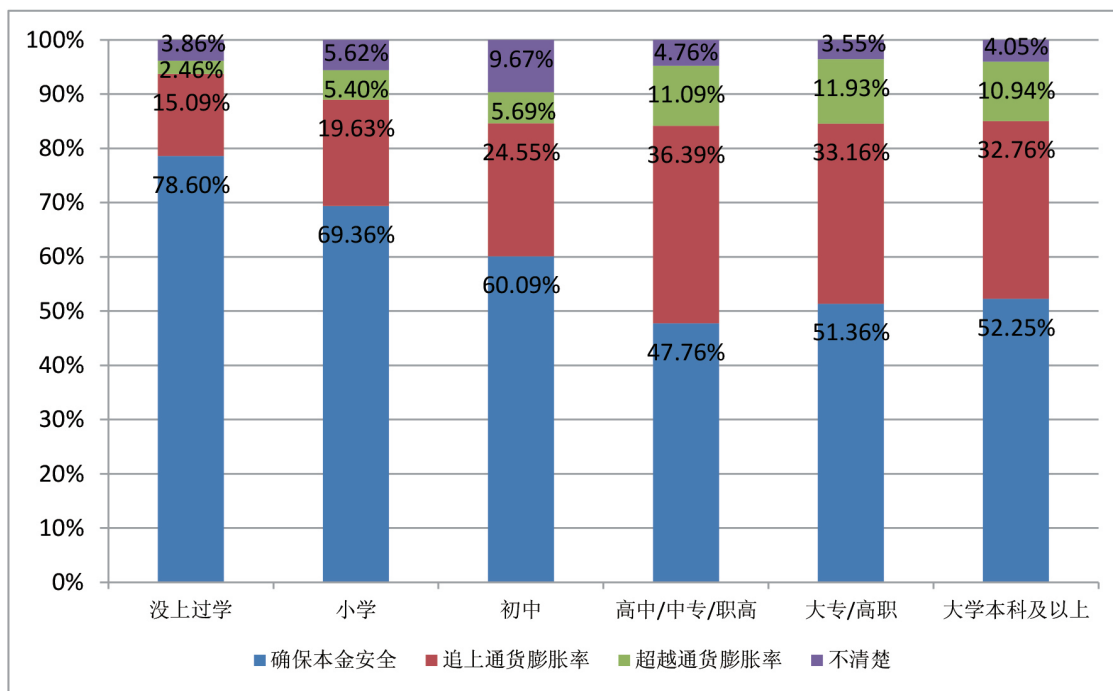


图 39 不同文化程度调查对象养老理财或投资的长期目标差异情况

3.4.2 养老理财或投资风险承受能力认知

公众对养老理财或投资的风险承受能力的认知，是其根据自身的年龄、收入等多种因素的综合考量与判断，公众的风险承受能力往往决定着其投资目标的确定，进而影响其对养老金融市场产品的选择。

调查数据显示，45.93%的调查对象认为在养老理财或投资中任何时候都不能出现亏损，47.62%的调查对象可以阶段性承受10%以内的亏损，还有6.44%的调查对象可以阶段性承受10%以上的亏损。同

时，与2022年中国城市养老金融调查数据相比，更多的农村调查对象认为养老理财或投资中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出现亏损的比重（45.93%）远超城市调查对象（29.14%），同时，愿意阶段性承受10%以上亏损的农村调查对象占比则显著低于城市，如图40所示。表明农村调查对象的风险承受能力显著低于城市，这可能与城乡收入差距有关，农村居民相较于城市居民年收入更低，抗风险能力更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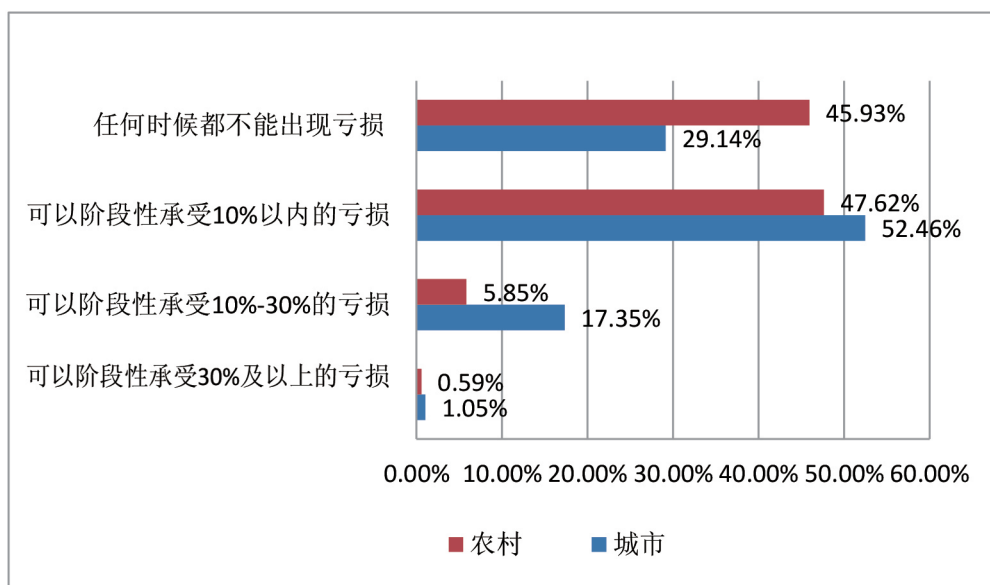


图 40 调查对象的养老理财或投资的风险承受能力的城乡比较

从不同年龄群体养老理财或投资风险承受能力差异来看，随着年龄的提高，选择“任何时候都不能出现亏损”的低风险承受能力调查对象人数占比大幅提升，如图 41 所示。这一结果符合生命周期的发展规律，即在中青年时期通常对未来的收入拥有较好的预期，因此较多人愿意承担投资理财风险；步入老年后，收入来源逐渐减少，大部分人的风险承受能力大幅下降，因此大部分人的风险承受能力大幅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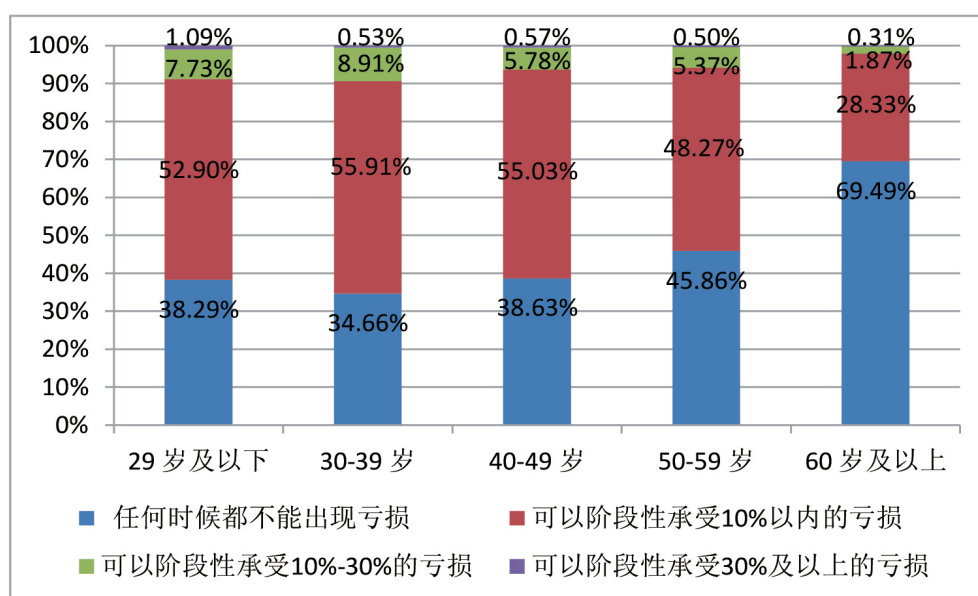


图 41 不同年龄段群体养老理财或投资风险承受能力差异情况

从不同收入群体养老理财或投资风险承受能力差异来看，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调查对象的风险承受能力呈现出增加的趋势，其中选择“任何时候都不能出现亏损”的低风险承受能力调查对象中，其人数占比随着收入的上升总体上表现出下降趋势。年收入在1万元以下的调查对象中，超过六成（64.06%）的人认为养老理财或投资任何时候不能出现亏损，而在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的调查对象，认为养老理财或投资不能出现亏损的调查对象比例下降到37.52%左右，同时选择可以阶段性承受一定比例亏损的调查对象占比也有较大幅度上升，如图4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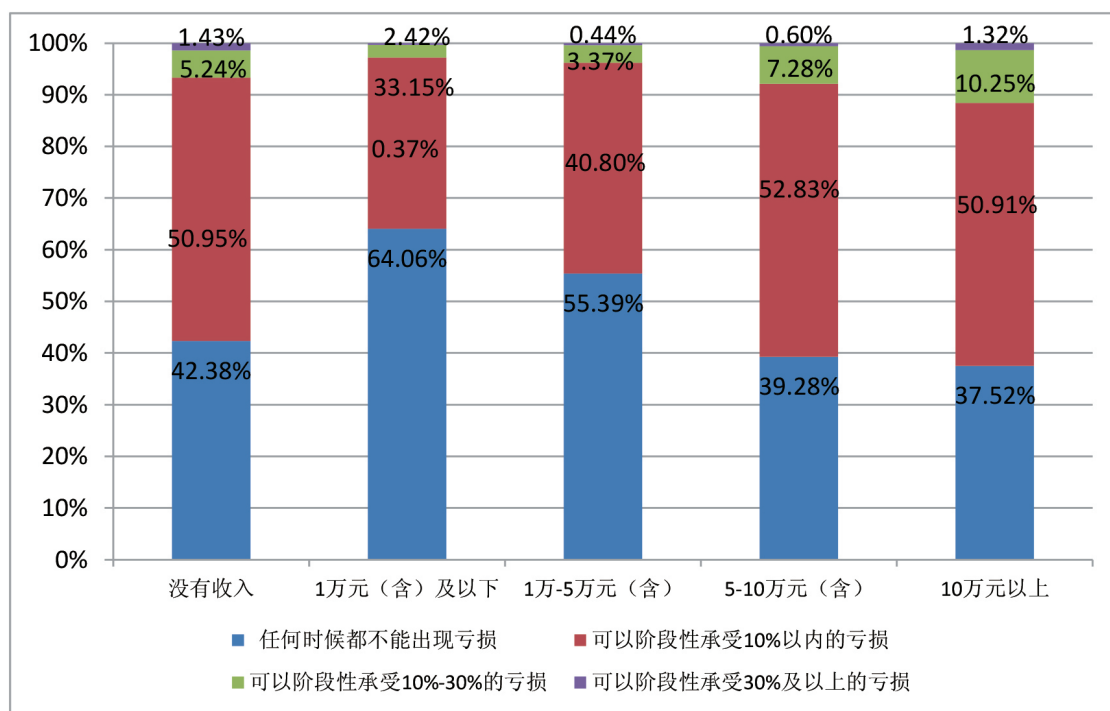


图 42 不同收入群体养老理财或投资风险承受能力差异情况

不同文化程度调查对象对养老理财或投资的长期目标设定也存在差异。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调查对象持保守投资目标的可能性呈现出总体下降的趋势，对于更高保值增值的相对稳健或激进投资目标的可能性呈增加的趋势，如图43所示。这可能是由于文化程度较高的群体具有更高水平的养老金融知识，同时收入水平较高，抗风险能力较强，从而能够更深度地参与到养老金融市场中；而文化程度较低的群体可能因为较为缺乏养老金融知识，倾向于选择更为保守的目标。

3.5 小结

3.5.1 养老金融知识仍显不足，金融投资受骗仍有发生

基础金融知识是了解金融市场规则、认识金融市场风险的重要前提。从本次调查结果来看，调查对象的基础金融知识正确率的平均值为57.06%，与城市相比要低4.16%。总体来看，多数调查对象对金融产品的风险有着比较清晰的认知（正确率为63.38%），但对通货膨胀没有形成正确的理解（正确率为44.56%），往往会忽略了通货膨胀带来的影响；同时，对利率的认识也相对有限，而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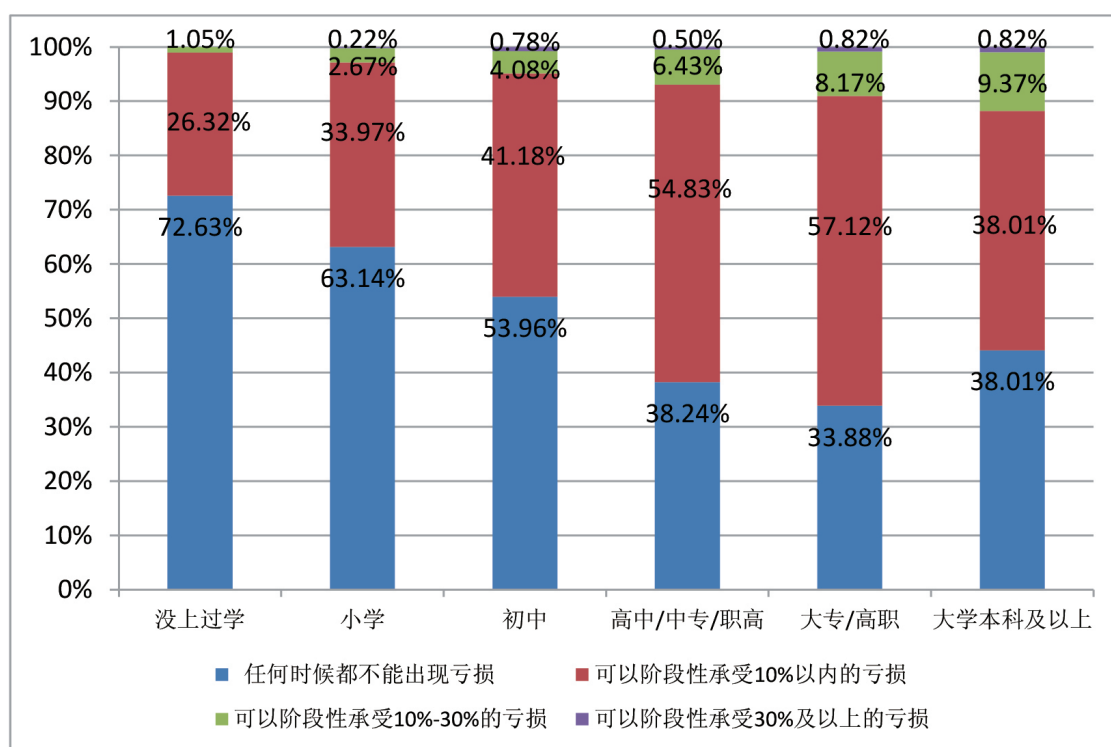


图 43 不同文化程度群体养老理财或投资风险承受能力差异情况

基础金融知识不足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公众在金融市场上的投资活动，这也是金融投资受骗的重要原因。同时，从选择不知道的占比情况来看，农村调查对象对金融知识的认识存在更多的模糊地带，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也是由于农村调查对象接触的金融业务相对较少，感受相对较弱。受制于养老金融知识制约，10.20%的调查对象在金融投资中有过上当受骗的经历，尽管低于同期城市调查中15.6%的上当受骗比例，但仍能反映出农村养老金融市场较大的诈骗风险，尤其是在金融诈骗手段层出不穷的背景下，亟需开展金融知识普及和加大金融诈骗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

3.5.2 养老金融素养有待提升，养老金融知识需求多元

养老金融素养是公众参与养老金融市场的基础，良好的养老金融素养可以助力公众进行科学的养老资产配置，从而更好地实现高质量的养老财富储备。本次调查结果显示，调查对象自评养老金融知识得分的平均分为81.60分，这一结果高于基础金融知识的客观得分57.06分，这说明调查对象存在一定的养老金融知识高估的情况。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公众的养老需求日益多元化，对于例如国家养老金政策法规、养老金投资策略与技巧、养老理财规划、养老金融产品特点与购买渠道、投资者权利和维权途径、金融与投资知识以及非法金融活动的识别和防范等养老金融知识有着广泛和多元的需求。

3.5.3 养老理财方式多样，养老投资观念相对保守

公众参与养老金融活动的目标是为自己储备更为充足的养老财富，这部分资金直接关系到公众的养老财富水平和养老目标的实现，因此，养老金融的参与者在很大程度上对其参与的产品安全性

有着很大的关注。从本次调查结果看，三种不同养老理财或投资长期目标皆有一定比例的调查对象选择，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他们的理财方式不只局限于一种。具体来看，56.21%的调查对象在养老理财或投资中都将“确保本金安全第一，收益多少不重要”作为其长期目标，45.93%的调查对象认为在养老理财或投资中任何时候都不能出现亏损，投资目标和风险偏好与城市相比都更加保守。表明相比金融产品的保值增值功能，农村居民更注重本金安全，养老投资观念偏向保守。

3.5.4 养老方式认知日益多元，自我储备方式备受关注

养老方式认知是决定公众选择养老方式的重要因素，加强对我国居民养老方式认知的研究有利于推动我国养老保障事业的发展，同时也对未来养老金融产品的规划有着重要借鉴意义。调查结果显示，依靠自我储备、继续劳动、依靠子女、依靠政府等多元化的养老方式成为不同调查对象的选择，尤其是自我储备方式成为多数调查对象未来养老收入保障最为关注的方式。表明在家庭结构日益小型化的背景下，大多数调查对象都认为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已不具备基础，同时政府支持的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相对较低，难以实现较好的养老生活保障，因此，农村居民倾向于进行更多的自我储备实现相应的养老保障。

调查对象养老金融参与 情况及未来意愿



4.1 调查对象养老金融参与的实际情况

4.1.1 养老金融产品购买与养老财富储备情况

随着金融产品的发展创新，养老金融产品种类也在不断增加，对居民关于养老服务金融市场参与和养老财富储备情况的调查结果显示，一方面可以反映居民对于不同的养老投资/理财产品的偏好水平与信任程度；另一方面能够揭示居民的养老财富储备数量和结构现状，为金融机构开发养老金融产品提供一些借鉴。从养老财富储备方式来看，调查对象普遍通过金融市场上的多元化渠道进行养老财富储备。具体来看，有54.07%的调查对象养老投资/理财的主要偏好是银行存款，紧接着的是现金储备（27.34%）、银行理财（23.04%）、商业保险（15.73%）、房产（15.33%）。此外，有一些调查对象还参加了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也有一些调查对象通过购买股票、信托产品、国债等进行了养老财富储备，但仍有17.23%的调查对象尚未购买任何养老金融产品，如图44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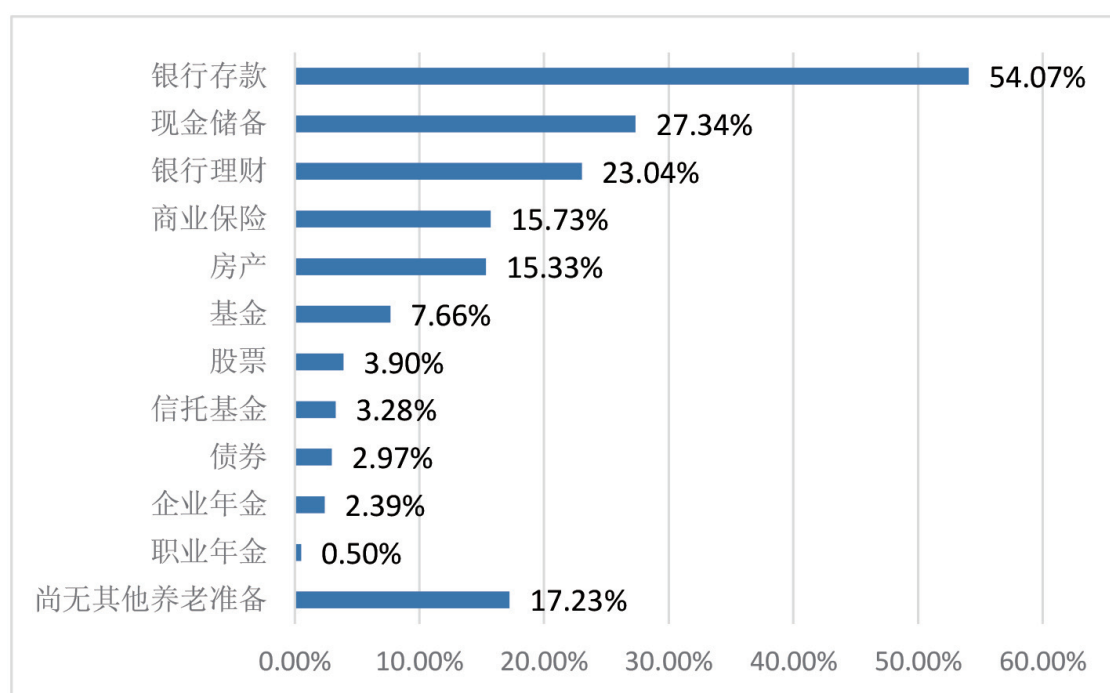


图 44 养老金融实际参与情况

从养老财富储备量来看，有超过八成（82.07%）调查对象的储备金额在20万以下，超过四成（42.01%）的调查对象养老财富储备在10万元以下，仅有2.12%的调查对象的储备金额超过了40万元，如图 45所示。总体来看，目前调查对象的养老财富储备量还十分有限。

就不同年龄调查对象的养老储备情况来看，随着年龄的提高，调查对象养老财富储备金额也不断增多。绝大多数29岁及以下调查对象（76.78%）的养老储备在10万元及以下，随着年龄的增长，调查对象的养老储备也在不断增加。60岁以上的调查对象中，超过六成（65.77%）储备了超过10万的养老财富储备，如表 4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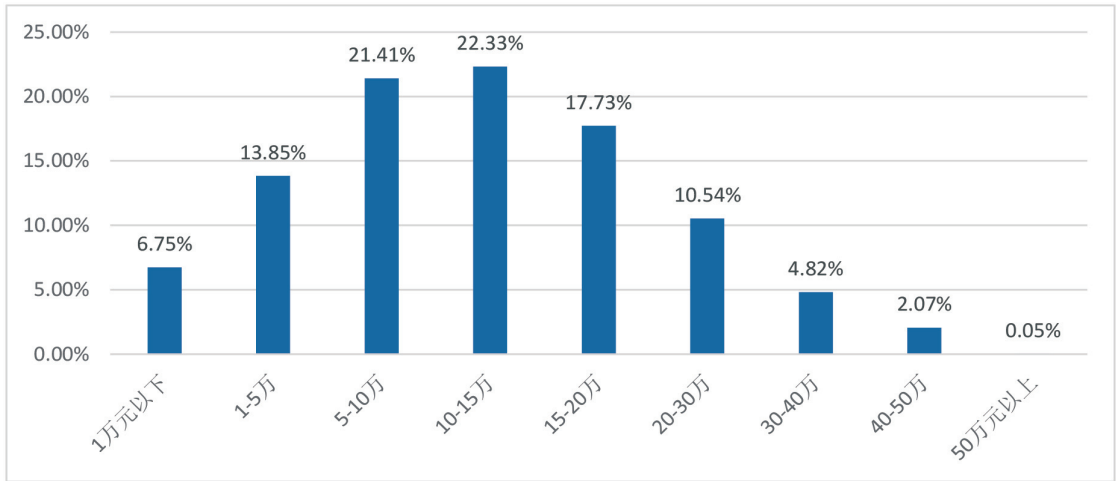


图 45 调查对象目前养老财富储备量情况

表 4 不同年龄调查对象的养老储备情况

	29 岁及以下	30-39 岁	40-49 岁	50-59 岁	60 岁及以上
1 万元以下	27.82%	2.85%	1.76%	4.09%	2.45%
1-5 万	27.45%	10.61%	9.71%	9.16%	15.22%
5-10 万	21.51%	20.78%	20.25%	20.06%	24.19%
10-15 万	13.43%	24.64%	23.46%	24.96%	23.04%
15-20 万	7.34%	19.83%	20.77%	21.15%	17.26%
20-30 万	2.15%	11.96%	15.27%	11.24%	10.27%
30-40 万	0.30%	6.26%	6.09%	5.01%	5.37%
40-50 万	0.00%	2.74%	2.17%	3.52%	1.51%
50 万元以上	0.00%	0.34%	0.53%	0.81%	0.68%

4.1.2 未参与养老金融市场的人群特征分析

从不同年龄调查对象尚未有任何养老财富储备的差异情况看，尚未有任何养老财富储备的调查对象占比最大的是29岁及以下年龄段的群体，如图46所示。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刚入职场的年轻群体收入不高，生活压力比较大，缺乏进行养老金融储备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可能因为该群体认为自己距年老还有充足的时间，尚未形成养老金融储备的意识。此外，在尚未有任何养老财富储备的群体中，有14.83%为60岁及以上的群体，该群体的养老保障问题需要进一步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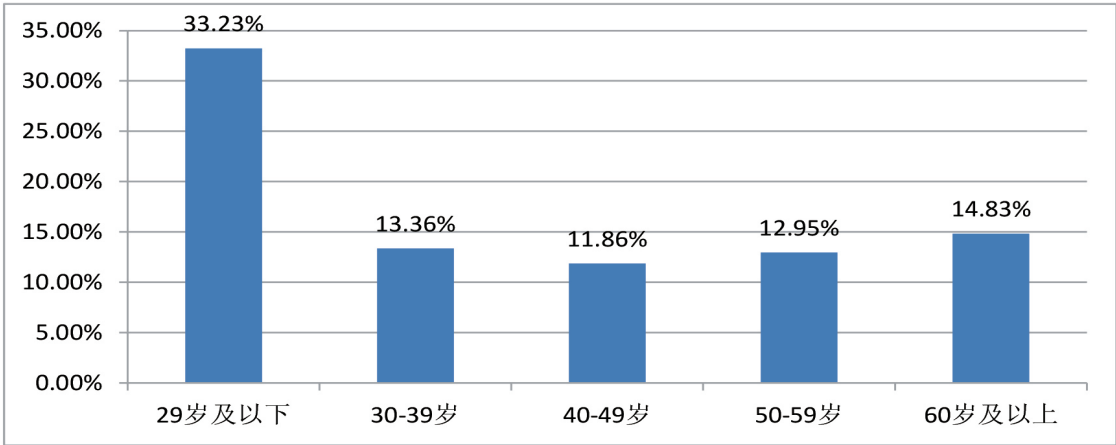


图 46 不同年龄段调查对象尚未有任何养老财富储备的概率比较

从不同收入调查对象尚未有任何养老财富储备的差异情况来看，调查数据显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调查对象未进行养老金融储备的可能性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如图47所示。良好的经济基础是参与养老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前提，调查结果表明，目前有相当数量的群体由于收入水平有限而难以参与养老金融市场；因此，需要通过完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制度，逐步降低低收入人群的比重，扩大中等收入人群的比重，为公众参与养老金融储备提供相应的经济基础保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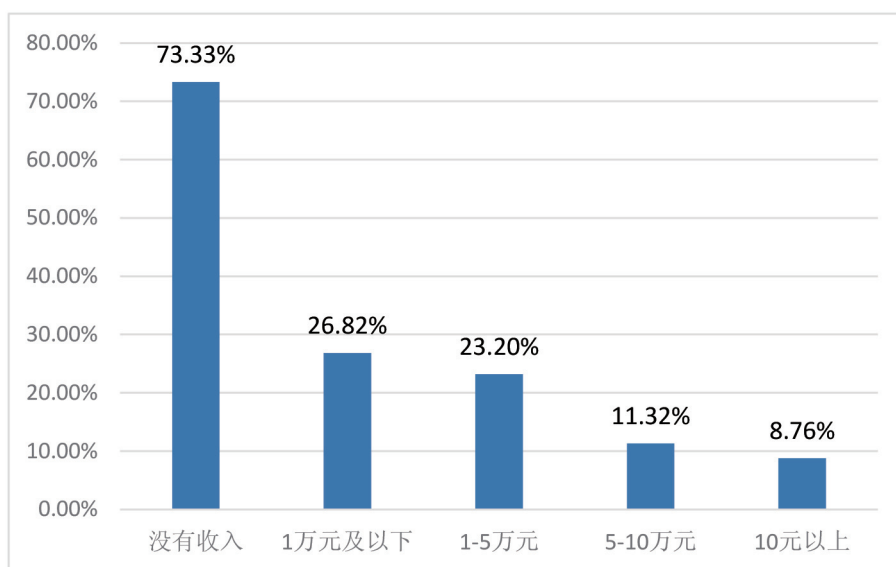


图 47 不同收入调查对象尚未有任何养老财富储备的比重

4.1.3 未参与养老金融市场的原因分析

进一步分析调查对象尚未进行任何养老投资或理财背后的原因，调查结果显示，有31.20%的群体是由于没有额外的收入能够用来进行养老理财；有27.25%的群体认为自己比较年轻；26.96%的群体表示缺乏专业金融知识，投资操作存在难度；24.02%的群体担心养老理财风险太大，不能承受；22.50%的群体则是因为对可靠的养老理财渠道和产品缺乏了解；13.45%的群体认为现有保障可以满足自己的养老需要，如图48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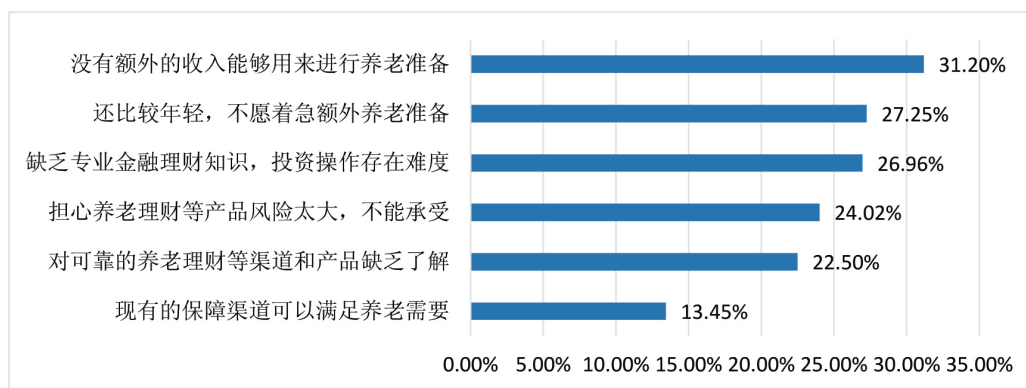


图 48 调查对象未进行养老财富储备的原因

4.1.4 调查对象认为目前养老金融产品存在的问题

了解调查对象认为目前养老金融产品存在的问题，调查数据显示，排在前两位的分别是：

收益率偏低（46.10%）、产品介绍不够清晰明确（31.53%）；同时，其他问题例如产品种类较少（25.91%）、客户交易不够便利（25.12%）、起投金额较高（24.42%）、风险较高（23.92%）、期限太长（23.26%）等也是目前养老金融产品存在的比较突出的问题。此外，未曾购买不了解的人数比例也达到了16.11%，如图49所示。这反映了当前的养老金融产品尚不能很好地满足客户需要，有待改进；同时也反映了调查对象对养老金融产品的期待高、需求多，未来前景广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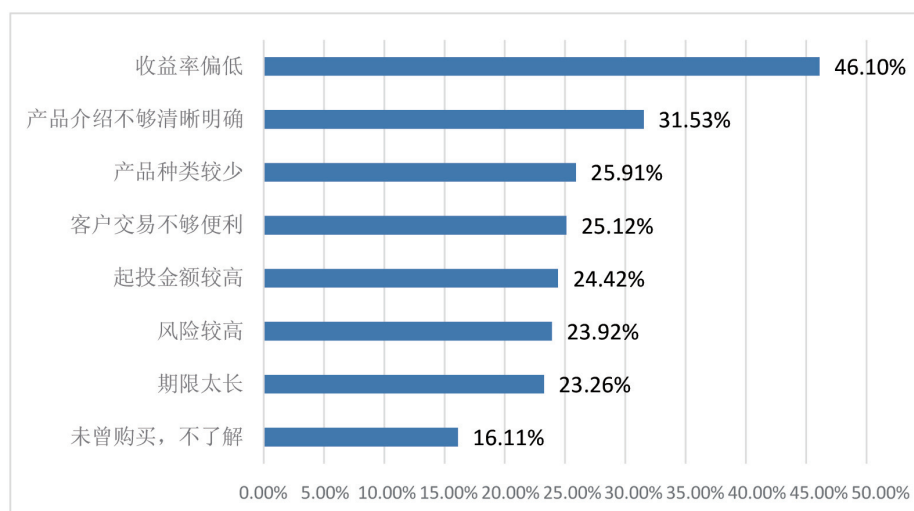


图 49 调查对象认为目前养老金融产品存在的问题

4.2 调查对象养老金融参与意愿

4.2.1 养老财富储备开始时间和规模预期

养老储备开始时间认知是反映国民退休养老准备的意识情况，也有利于金融机构更精准地为养老储备对象开发适当的金融产品。调查数据显示，近六成（57.48%）的调查对象认为应该在40岁以前就开始进行养老财富储备，其中，18.08%的调查对象更是认为应该在30岁以前就开始做好养老储备；但是仍有14.09%的调查对象认为50岁以后才需要开始进行养老财富储备，如图50所示。总体来看，我国国民已经形成了较高的养老储备意识，大多数国民都认为应该从较早的年龄就开始进行养老储备，而不是要等到退休之前。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大多数国民认识到在中国人口老龄化逐步加剧的背景下，依靠传统的养儿防老已越来越不现实，需要依靠自身的储备才能获得一个较高质量的老年生活；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中国目前的养老保障体系还不完善，养老金待遇水平不高，广大国民希望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积累更多的养老资源。

养老财富储备规模的预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国民对整个养老生活需求的判断，可以为我国养老金融体系目标及其他养老金融事业规划提供一定的参考。调查数据显示，超过八成（85.20%）的调查对象认为整个养老期间的财富储备规模在40万以内即可满足养老需求，同时，28.73%的调查对象认为整个养老期间所需的财富储备规模在20-30万即可，26.77%的调查对象认为10-20万的财富储备即可满足养老需求；只有4.60%的调查对象认为养老财富储备规模需要达到50万以上，如图5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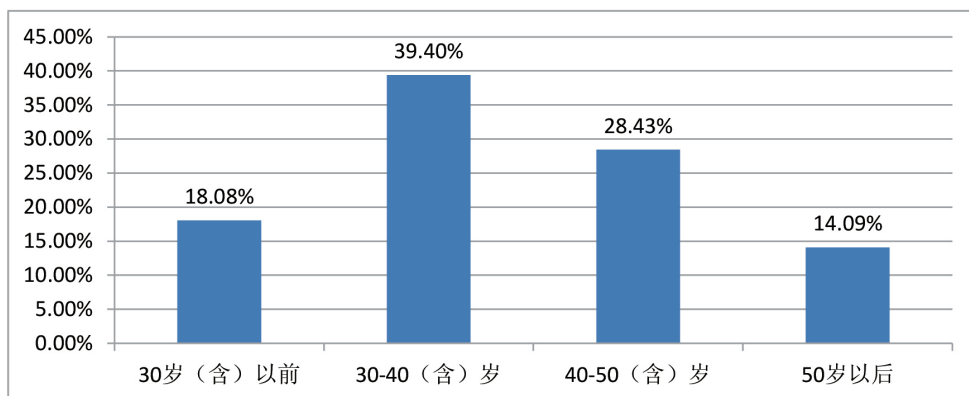


图 50 养老财富储备开始时间认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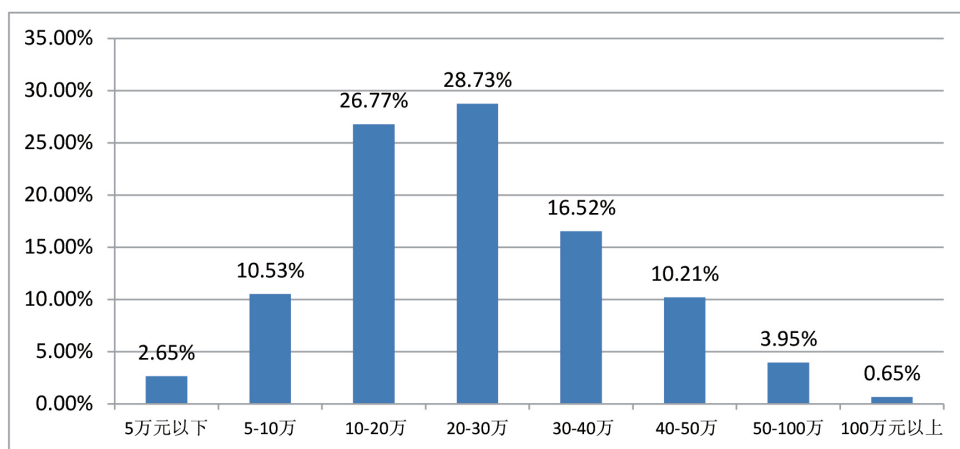


图 51 调查对象对养老财富储备规模的预期

从调查对象对整个养老期间养老资产储备规模的预期以及目前养老资产储备的实际情况来看，调查对象对于整个养老期间的养老资产储备预期的平均值为26.37万元，而目前调查对象已经储备的养老资产的平均值为13.57万元，目前的储备量还远不及预期，如图5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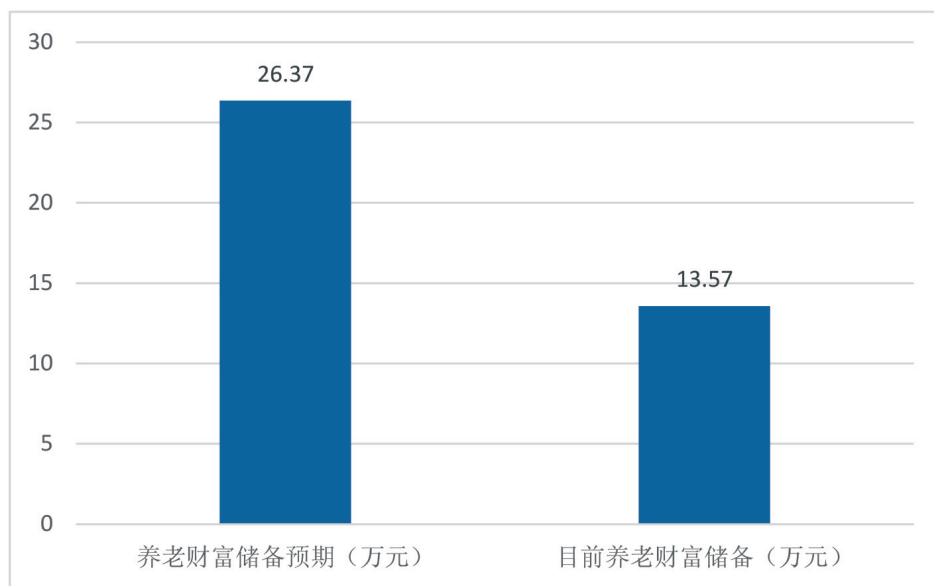


图 52 调查对象养老财富储备规模预期与目前储备情况的比较

从不同年龄段调查对象对整个养老期间养老资产储备规模的预期来看，随着年龄的增加，调查对象的预期养老财富储备呈现出显著下降的趋势，如图 53所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目前相对年轻的群体对未来的养老需求也更加多元，因此其对未来的预期也更高。同时，从不同年龄段调查对象目前养老资产储备的实际情况来看，实际养老财富储备额呈现出总体增加的趋势，同样，其实际储备也与预期储备的额度逐步贴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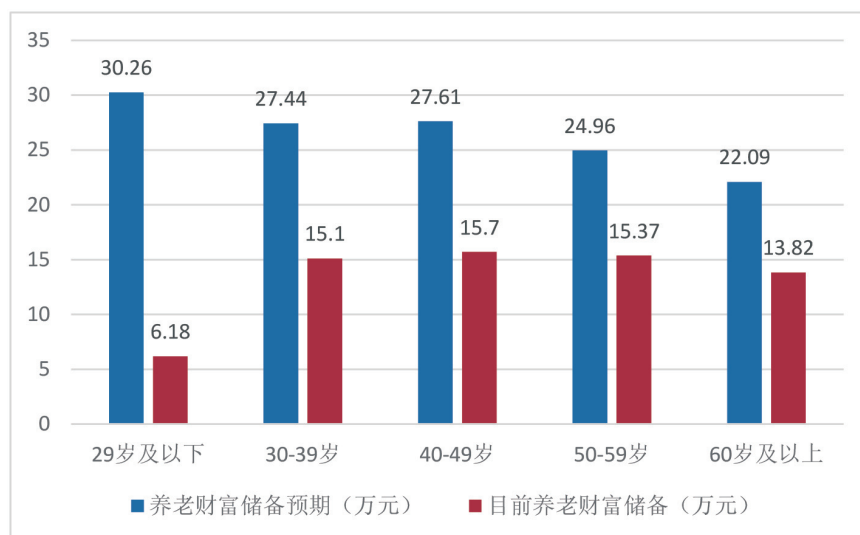


图 53 分年龄段调查对象养老财富储备规模预期与目前储备情况的比较

比较调查对象目前的养老资产储备以及其对整个养老期间的养老储备需求情况，尽管目前大多数调查对象都已经通过参加养老金制度和购买养老金融产品开始进行了养老储备，但有近七成（69.21%）的人群尚未达到预期的养老资金储备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目前我国养老金融市场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如图 54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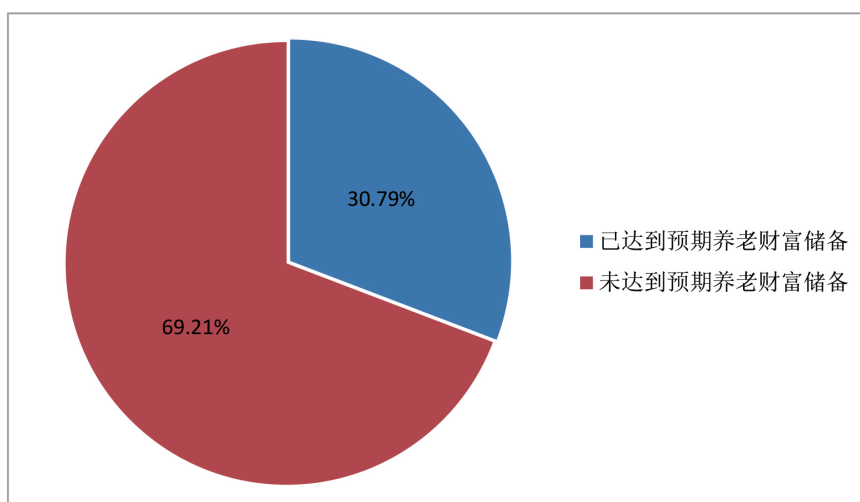


图 54 调查对象已储备养老资产对预期养老资产储备的满足情况

4.2.2 养老金融产品的期待

了解国民期望何种类型的养老储备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显示当前我国养老金融市场的发展空

间，有助于增加公众对不同金融产品的参与度。调查数据显示，63.70%的调查对象选择银行存款的方式为以后的养老做更多的准备，41.66%的调查对象愿意选择现金储备的方式，32.21%的调查对象选择银行理财，另外选择商业保险、房产、基金、股票、信托产品和债券等方式为以后的养老做更多的准备占比分别达到20.56%、16.09%、8.46%、2.82%、2.48%和2.43%，如图 55所示。总体来看，调查对象的储备类型偏好由很强的集中性，多数调查对象偏好银行存款、现金储备、保险等传统形式，对于基金、债券等多元化养老金融产品的信任度有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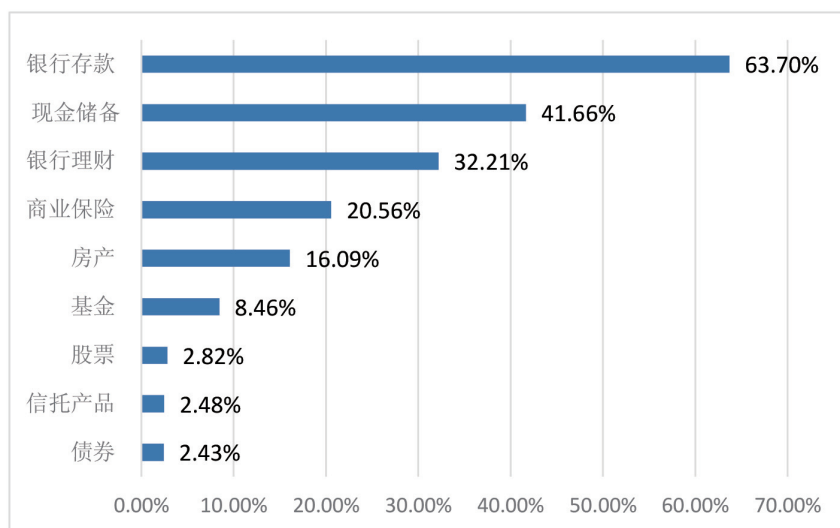


图 55 调查对象对养老储备类型的意愿

了解公众对养老金融产品关注的主要要素有助于设计更符合公众期望的养老金融产品，既有利于满足公众偏好也有利于推动养老金融的发展。调查数据显示，居民选择购买养老相关的金融产品最主要关注的是安全稳健，占比达到35.5%，同时，收益明确、资金起点要求低、能享受税收优惠、保值增值、灵活（可随时投入/取出）、高收益和金融机构信誉好等也是居民选购养老金融产品关注的重要因素，如图56所示。这反映出居民对资金安全和收益稳定的关注度更高，这也是为何当前调查对象的养老金融市场参与主要集中在银行存款、现金储备等传统方式的主要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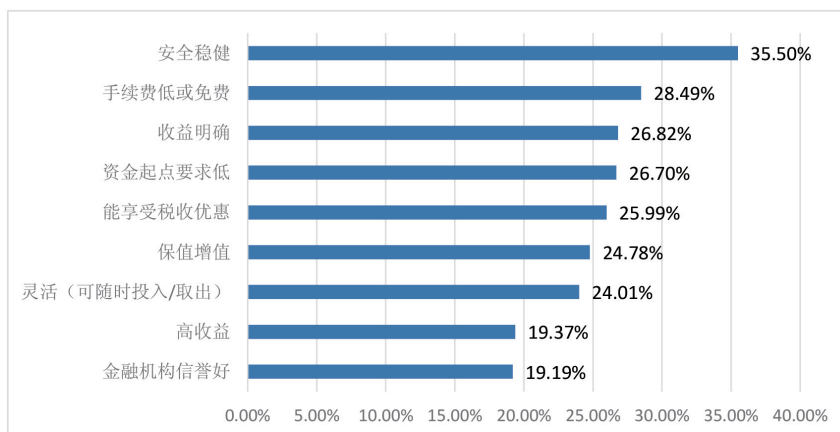


图 56 调查对象对养老金融产品关注的主要要素

国民对养老金融产品投资期限的期待，一方面反映了其对养老金融产品的需求情况，另一方面也是国民金融消费习惯和养老金融素养的体现。调查结果显示，近八成（78.18%）的调查对象期待

的养老服务金融产品的投资期限在3年以内，其中22.97%的调查对象希望能够灵活存取，不设定投资期限，只有7.66%的调查对象愿意接受5年以上的投资期限，10年以上期限的养老服务金融产品的接受度则仅有1.10%，如图57所示。总体来看，国民关于养老服务金融产品的需求仍集中在中短期投资产品上，对于长期投资产品的认同度仍然偏低，这与全生命周期的养老财富储备之间存在一定偏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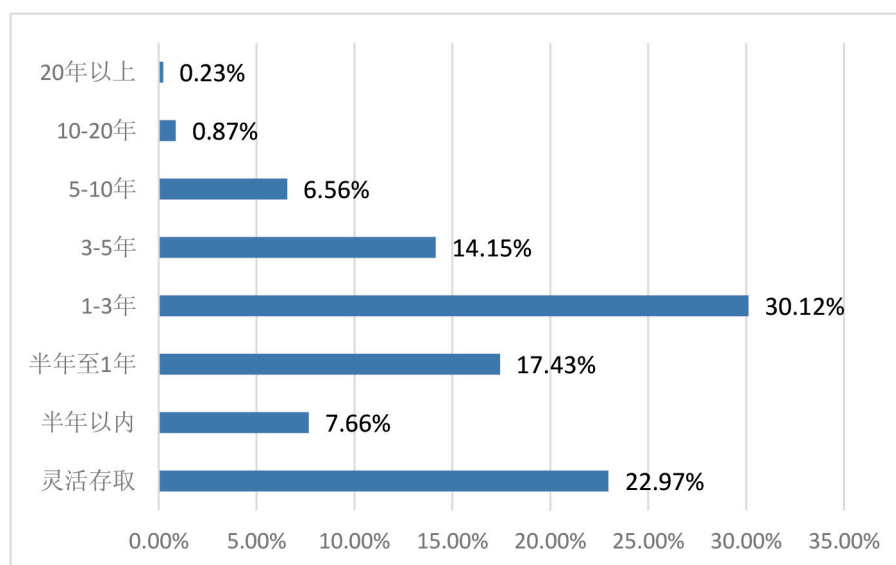


图 57 调查对象对养老金融产品投资期限的期许

不同年龄调查对象在养老金融产品投资期限认知方面存在一定差异。调查数据显示，随着年龄提高，选择灵活存取或半年以内投资期限的人数占比呈现出“倒U型”发展趋势，即29岁及以下的年轻人以及临近退休和已经退休的老年人更偏好于更加灵活的养老金融投资方案，中年群体则在相对较长投资期限的选择方面占据绝对的优势，如图58所示。这可能是由于，29岁及以下年轻人正处于成家立业的初期，在子女教育、住房等方面的资金需求相对较多，对资金的灵活性要求相对较高，而随着年龄的增加，收入也会随之提高，加之不确定性支出逐步减少，因此有更多的资金可用于中长期投资，而临近退休或已经退休的人群则由于收入逐步减少，同时养老需求逐步增加，对于资金的需求量相对较大，因此更偏好投资的灵活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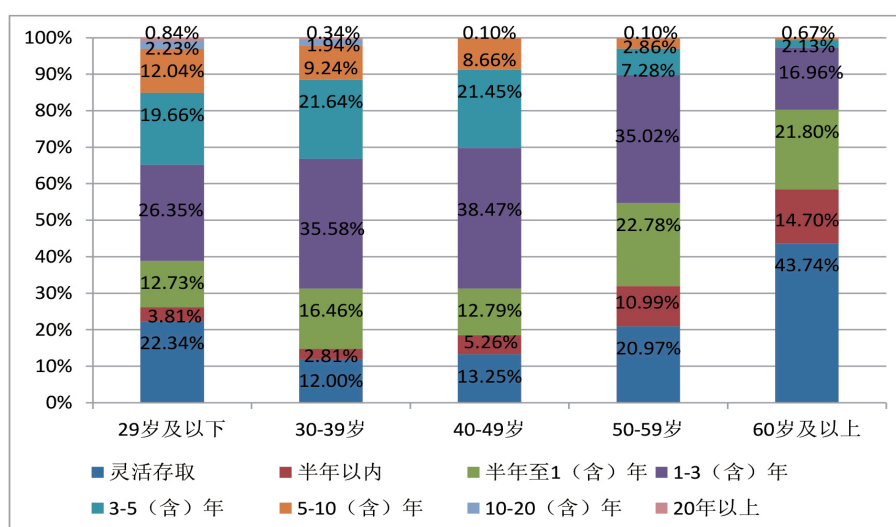


图 58 不同年龄段调查对象对养老金融产品投资期限的认知差异

不同文化程度调查对象对养老金融产品投资期限的认知情况也存在差异，根据调查数据，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期望灵活存取和半年以内的人数比例总体上呈现下降的趋势，偏好长期金融投资的人数比例则呈现上升的趋势，如图59所示。这可能是由于文化程度较高的群体往往具有更高水平的养老金融知识，同时收入水平较高，抗风险能力较强，因此更愿意通过相对长期的金融产品投资进而获取更高的收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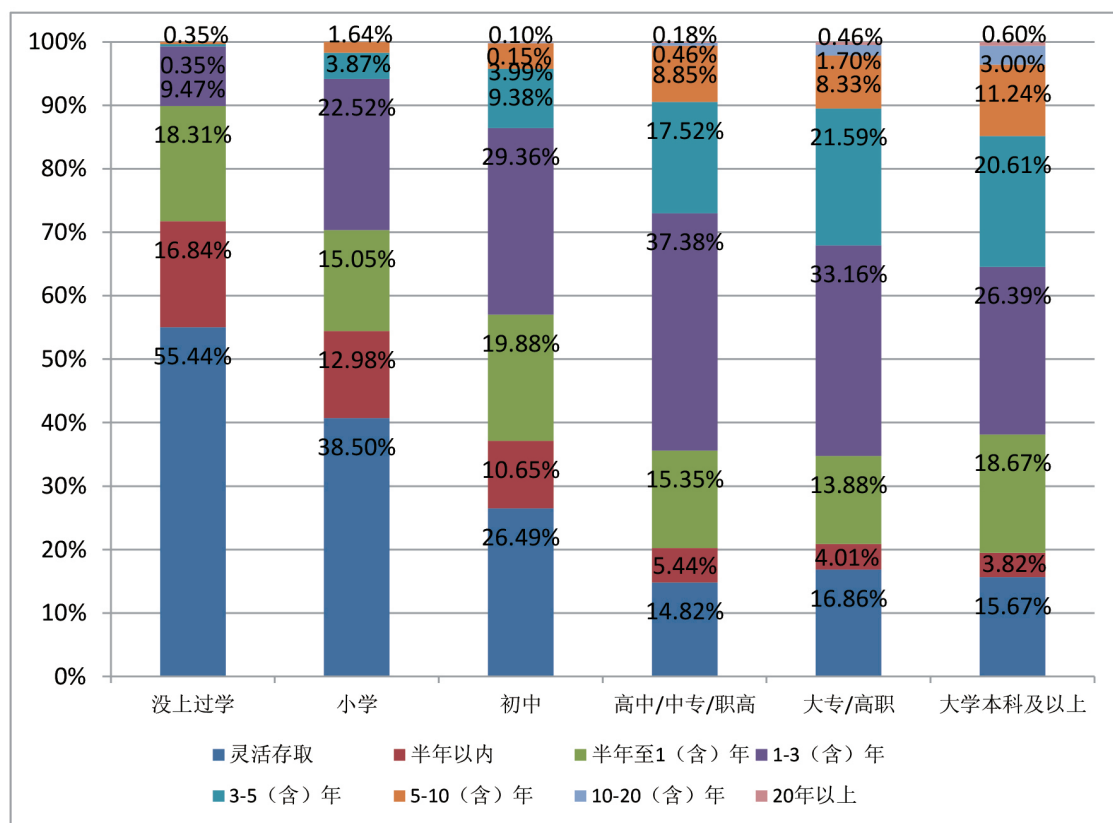


图 59 不同文化程度调查对象对养老金融产品投资期限的认知差异

4.3 调查对象养老院养老的参与和支付意愿

4.3.1 养老院养老的参与意愿

人口老龄化是当前中国乃至全球都面临的一个严峻社会问题，传统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家庭结构小型化趋势使家庭养老负担增加，社会化的养老方式如养老院养老等在我国逐步发展起来，并且成为我国养老行业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本次调查设计了“您未来是否愿意在养老院养老？”的问题，用以调查国民对养老院（养老机构）养老的态度和期望。调查数据显示，目前有36.95%的调查对象表示未来愿意在养老院养老，如图60所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居民对于养老院等社会化的养老方式已经有了相对肯定的认知。当然，愿意在养老院养老并不代表着会选择在养老院养老，最终决定养老院养老选择可能还包括养老院的质量、费用等诸多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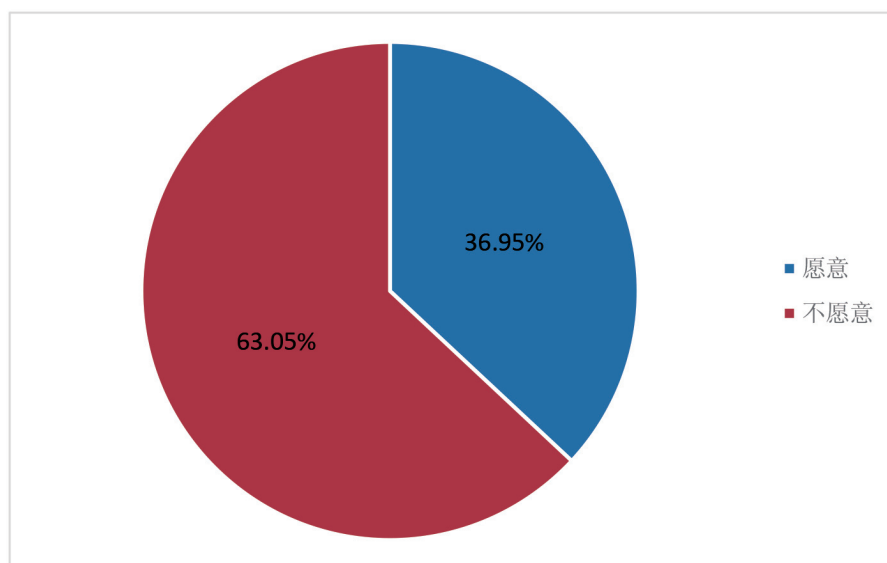


图 60 调查对象对养老院养老的参与意愿

不同地区的调查对象对养老院养老的参与意愿同样存在差异，根据调查数据，东部地区愿意到养老院养老的人数比例（39.77%）高于中部地区（33.02%）和西部地区（36.90%），如图61所示。这种情况一方面可能与地区经济发展有关，东部地区经济最为发达，居民平均收入会比其他地区高，更容易负担养老院养老的负担；另一方面东部地区是改革开放政策实行较早的一批地区，思想会比其他地区更加开放，传统家庭养老思想束缚较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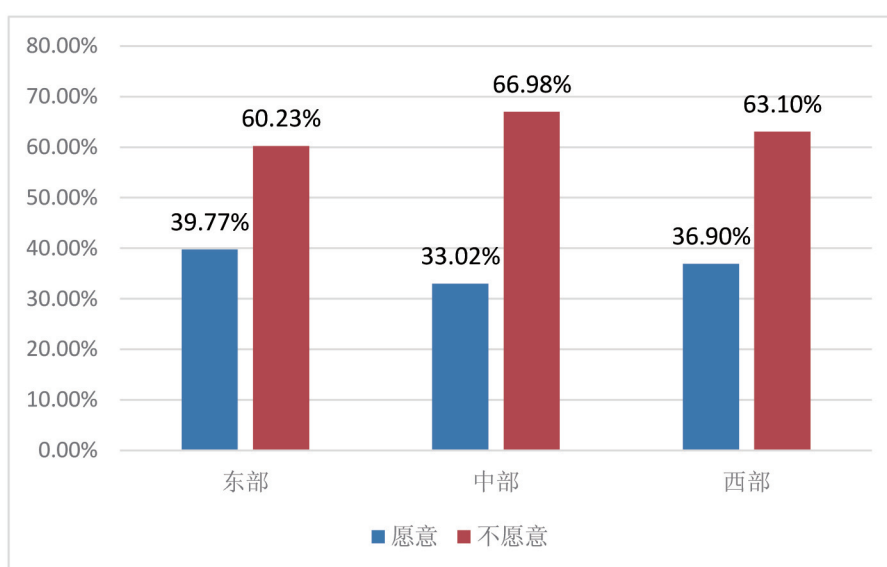


图 61 不同地区调查对象对养老院养老的参与意愿差异

此外，不同健康状况的调查对象对养老院养老的参与意愿同样存在差异，调查数据显示，随着健康状况下降，调查对象养老院养老的参与意愿呈现明显上升的趋势，如图62所示。这可能是由于健康状况相对较差的群体更容易预期其未来面临的照护、医疗等更为复杂的需求，而这些需求在家庭内部往往难以获得有效满足，因此这类群体更容易接受养老院养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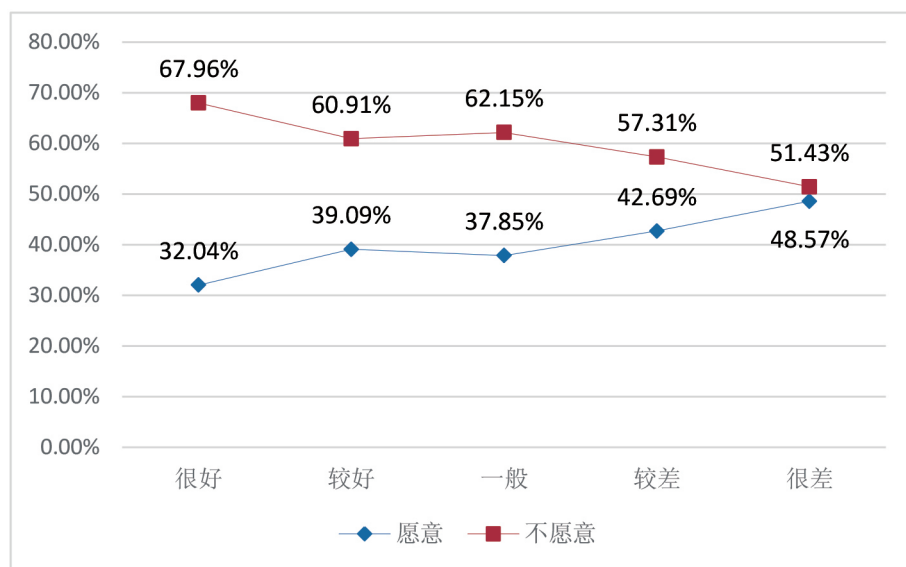


图 62 不同健康状况调查对象对养老院养老的参与意愿差异

4.3.2 养老院养老的支付意愿

我国目前养老模式仍以家庭养老为主、社会养老为辅，但随着家庭结构小型化、城乡融合一体化发展，家庭养老压力越来越大，未来养老院养老很可能会成为主要的养老模式。近年来，我国养老市场上的养老机构数量越来越多、类型越来越丰富，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目前我国养老机构在运行过程中还存在许多问题，其中价格是决定居民是否愿意去养老院养老的重要因素之一。调查数据显示，愿意去养老院养老的3794名调查对象中，近九成（86.13%）的调查对象愿意为养老院支付2千元及以下的金额，其中50.55%的调查对象只愿意为养老院支付1千元以下的金额，仅有3.45%的调查对象愿意支付3千元以上的费用，如图6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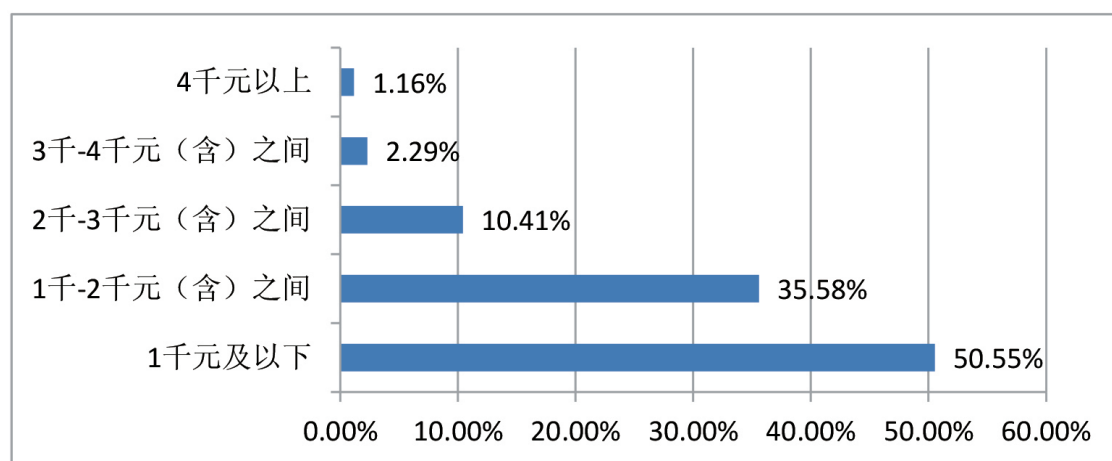


图 63 调查对象对养老院养老的支付意愿

从不同年龄段调查对象对养老院养老的支付意愿差异情况来看，年龄在60岁及以上的调查对象愿意支付的养老院费用最低，55.49%的60岁及以上老年人仅愿意支付1000元以内的养老院费用，如图 64所示。这可能是因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收入来源相对有限，积累的养老财富储备相对有限，无力承担费用较大的养老院养老支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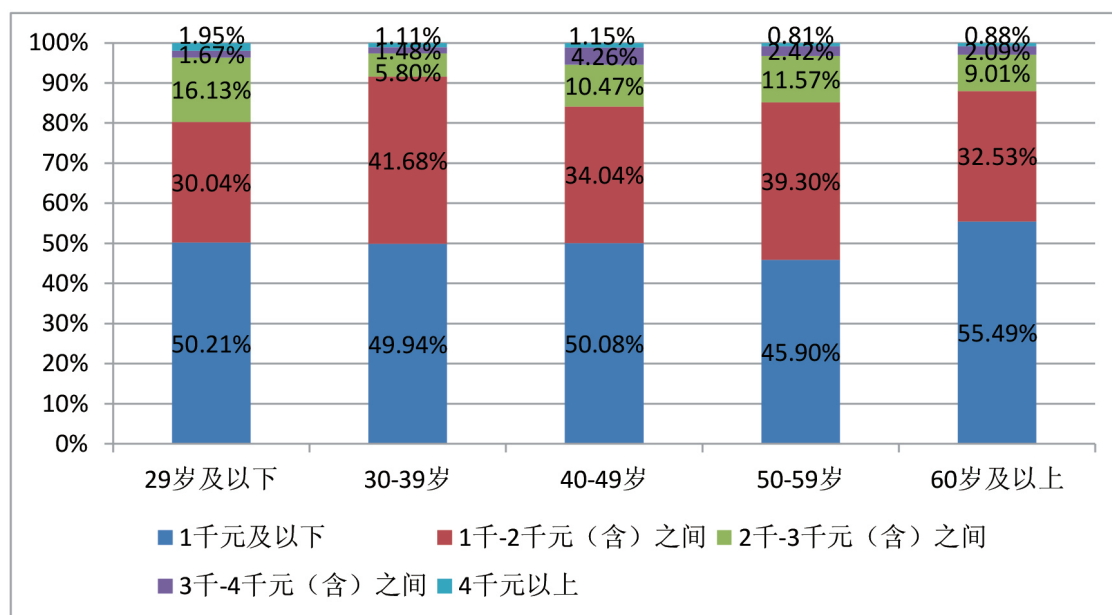


图 64 不同年龄段调查对象对养老院养老的支付意愿差异

不同文化程度的调查对象对养老院养老的支付意愿也存在差异，根据调查数据，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愿意为养老院养老支付费用的金额总体上呈现上升的趋势，如图 65所示。这可能是由于文化程度高的调查对象收入往往也更高，对养老生活的质量要求也更高，愿意为养老花费的费用自然也就更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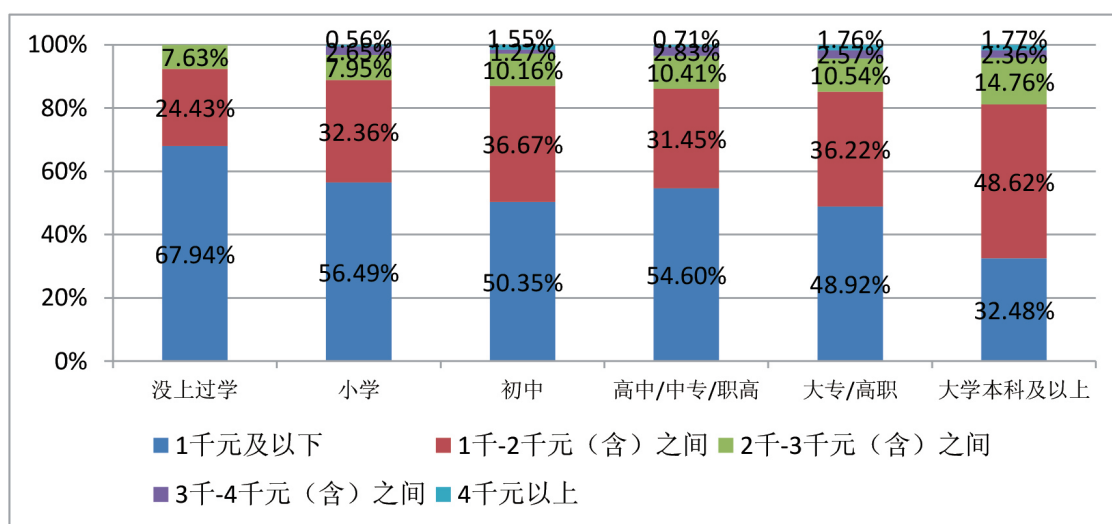


图 65 不同文化程度调查对象对养老院养老的支付意愿差异

不同地区的调查对象对养老院养老的支付意愿也存在差异，根据调查数据，东部地区愿意为养老院养老的支付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区，如图66所示。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因为经济最发达，居民收入相对较高，能够花费在养老上的数额也会更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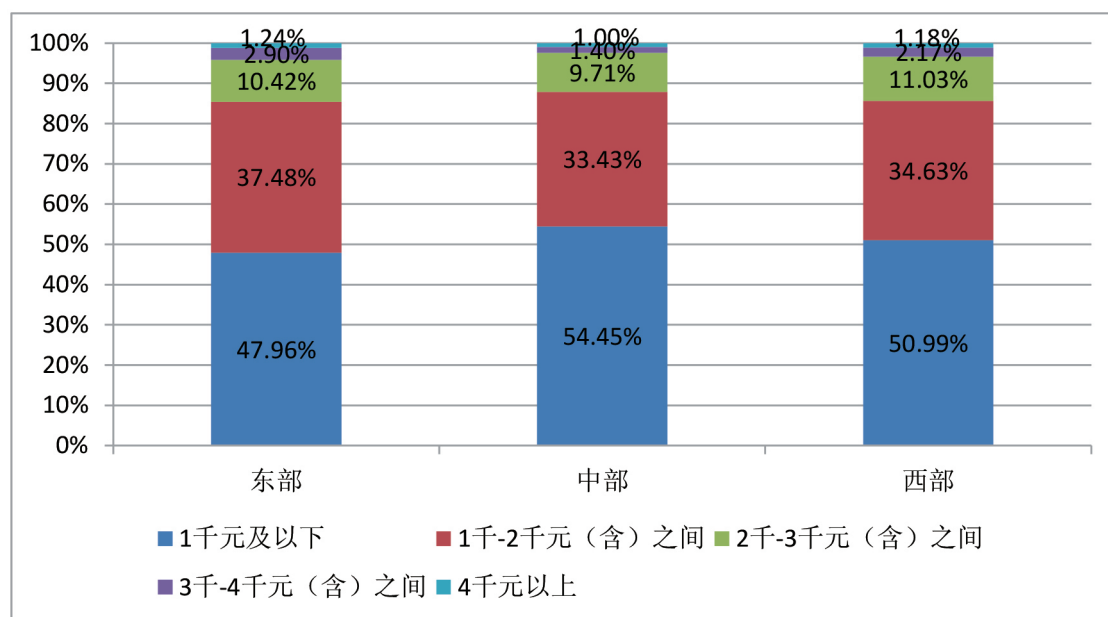


图 66 不同地区调查对象对养老院养老的支付意愿差异

4.4 小结

4.4.1 养老财富储备意识初步形成，实际储备总量依然不足

总体来看，目前调查对象已经具备了良好的养老财富储备意识，除了参加国家主导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外，超过八成（82.77%）的调查对象还参与了多元化的养老金融市场，为自己的养老问题储备了相应的财富。但从养老财富储备量来看，调查对象的平均养老财富储备金额不多，难以提供充分的养老收入保障。具体来看，调查对象对于整个养老期间的养老资产储备预期的平均值为26.37万元，而目前调查对象已经储备的养老资产的平均值为13.57万元，目前的储备量还远不及预期，此外，还有17.23%的调查对象尚未购买任何养老金融产品。这一方面反映出目前我国居民的养老实际储备还有不足，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养老金融市场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4.4.2 养老财富储备方式日益多元，养老金融产品配置比较保守

在我国金融市场逐步完善的背景下，养老金融产品也不断创新，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从调查对象的选择来看，银行存款或银行理财、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等多元化的养老金融产品都成为了广大居民的养老储备选择的方式。总体来看，传统的银行存款方式依然是居民养老储备方式的主流，占据了养老金融超过50%的市场，当然现金储备、购买商业保险、基金、股票、信托产品、债券、以及进行房产投资等多元化的养老金融市场均是不少国民养老财富储备的重要渠道。可以预见，随着我国养老金融市场的逐步发展，多元化的养老储备方式也将更加受到广大居民的青睐。但与此同时，公众购买养老金融产品时关注最多的因素仍是安全稳健（35.50%），愿意承担的风险相对有限，银行存款或银行理财依然是公众进行养老财富储备的主流方式，对于其他风险相对较高却可能获得高

收益的养老金融产品（如股票、基金、信托等）配置有限。针对养老金融产品投资期限的期许，近八成（78.18%）的调查对象期待的养老服务金融产品的投资期限在3年以内，对于长期投资产品的认同度仍然偏低。

4.4.3 养老投资决策日趋理性，产品安全稳健备受关注

金融产品决策的影响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投资者的风险判断。从调查数据来看，调查对象目前进行养老投资 / 理财决策的最主要影响因素是安全稳健，同时收益明确、资金起点要求低、能享受税收优惠、保值增值、灵活（可随时投入/取出）、高收益和金融机构信誉好等也是居民选购养老金融产品关注的重要因素，而高收益并没有成为广大公民养老投资的最主要考虑因素，在其影响因素排序中排名第8/9位，表明广大养老投资者的投资决策相对比较稳健和理性，并不一味地追求高收益。

4.4.4 社会化养老方式被接受，整体支付意愿相对较弱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深，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逐步弱化，在此背景下，养老院等社会化的养老方式逐步产生。从调查数据来看，目前调查对象对于养老院养老的接受程度相对比较高，达到了36.95%，尤其是健康状况相对较差的群体对养老院养老的意愿更为强烈。但从调查对象愿意为养老院支付的养老费用来看，近九成（86.13%）的调查对象愿意为养老院支付2千元及以下的金额，其中50.55%的调查对象只愿意为养老院支付1千元以下的金额，养老院养老的整体支付意愿相对较弱，这可能会导致养老院服务质量和费用的两难选择，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养老院养老的最终选择。

5

中国农村养老金融活动面临的 潜在挑战与完善路径



5.1 中国农村养老金融活动面临的潜在挑战

5.1.1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面临挑战，多支柱养老金体系亟待完善

中国的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已经实现了制度全覆盖，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养老保障安全网，但人群的全覆盖仍未实现。本次调查结果显示，89.92%的调查对象参加了不同种类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参保率保持在较高水平上，大多数的调查对象都认可并参与到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中，但值得注意的是，应保未保的现象仍然存在。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没有收入的群体仍属于在校学生，不符合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条件，另一方面，可能正式由于有些群体虽然符合参保条件，但受制于收入限制、认为不重要等原因导致其未参保。这反映出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应保尽保的目标还未实现。此外，从本次调查结果来看，目前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待遇水平，尤其是大部分农村居民参加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极其有限，调查数据显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预期水平的平均值为1572元/月，这一预期水平远远超过当前191元/月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实际待遇水平，表明目前我国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与广大国民的预期存在较大差距，保障水平面临着较大提升压力。总体来看，城乡居民主要以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为主，缺少补充层次的养老保障。近期出台的个人养老金制度将参加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群体也纳入参保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其提供补充性养老保险待遇。

5.1.2 养老财富储备意识逐步加强，养老财富储备总量依然不足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快，进行全生命周期的养老财富储备逐渐成为越来越多国民的选择。总体来看，公众已经具备了良好的养老财富储备意识，除了参加国家主导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外，超过八成的调查对象还参与了多元化的养老金融市场，为自己的养老问题储备了相应的财富。但从养老财富储备量来看，调查对象的平均养老财富储备金额不多，与自身预期还存在较大差距，难以提供充分的养老收入保障。同时，调查结果显示，仅有五成（52.13%）的调查对象对自己未来的养老收入保障问题不是特别担心，青年群体、无收入和高收入群体以及高文化程度的调查对象对未来养老生活品质更为担忧，这反映出我国养老金融市场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5.1.3 养老金融投资风险偏好保守，养老金融知识水平有待提升

由于公众的养老金融知识相对有限，加之对养老资产安全性的关注较高，从养老金融市场的现实参与情况看，大多数公众参与养老金融市场时愿意承担的风险相对有限，养老投资主要配置于银行存款或理财、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等低风险、收益相对稳定的产品上，对于其他风险相对较高却可能获得更高收益的产品，如股票、基金、信托等养老金融产品配置有限。与此同时，从本次调查结果看，大部分调查对象在养老理财或投资中将“确保本金安全第一，收益多少不重要”作为其长期目标，这反映出公众高度重视养老理财或投资的安全性，也反映出公众的养老投资观念偏向保守。与城市调查结果相比，农村调查对象选择“确保本金安全第一”的人数比例会高6.38%，选择保值、增值目标的人数比例分别低1.9%、5.83%，这反映出比起实现保值增值目标，农村居民更不愿意接受本金上的损失。总体来看，调查对象的风险偏好依然趋于保守，对成长型资产的配置缺

乏信心，对风险的承受程度处于较低的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导致养老金融资产存在贬值的风险。

此外，本次调查结果显示，仍有部分公众不能准确地分辨利率、复利等基础知识，尤其是对通货膨胀尚未形成准确的认识，且农村调查对象的金融基础知识回答正确率要比城市调查对象的回答正确率低，公众整体尤其的农村居民的养老金融知识素养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不仅如此，调查对象在金融投资中上当受骗的比例仍达到了10.20%，金融投资诈骗成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与之相关的金融监管和知识宣传仍需继续加强。

5.1.4 养老金融产品供给逐渐多元，产品设计与需求存在偏差

随着我国养老金融事业的不断发展，市场上提供的养老金融产品也逐渐多元化，本次调查发现，公众普遍通过金融市场上的多元化渠道进行养老财富储备，购买银行存款或银行理财、年金或商业养老保险、基金、股票、国债、信托产品，以及进行房产投资等多元化的养老金融市场均是不少国民养老财富储备的重要渠道。但与此同时，调查对象反映当前的养老金融产品存在收益率偏低（46.10%）、产品介绍不够清晰明确（31.53%）；同时，其他问题例如产品种类较少（25.91%）、客户交易不够便利（25.12%）、起投金额较高（24.42%）、风险较高（23.92%）、期限太长（23.26%）等一系列比较突出的问题。这反映了当前的养老金融产品尚不能很好地满足客户需要，有待改进。

5.2 完善中国农村养老金融活动的政策建议

5.2.1 完善养老金融政策基础，优化养老金融市场环境

目前我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养老金融相关的宏观政策，各行业监管部门也为相关的养老金融产品的发展制定了指导意见，但总体来看，当前的政策和指导意见相对比较宏观，对于具体的政策导向与配套细则尚不明确，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养老金融政策，积极营造良好的养老金融市场环境。第一，应针对现有的各行业的养老金融政策提供一些配套的产品开发指引，为金融机构养老金融产品的开发提供支持和引导；第二，要加强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加大对金融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第三，要加强国民养老投资与养老理财知识的教育，规范养老金融行业的管理与运作。第四，还应出台相关政策促进养老金融行业的规范性和标准化发展，提升国民对于养老金融行业的信心。

5.2.2 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推动多支柱养老金发展

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包含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为主，覆盖城乡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体系。但是在实际覆盖面和待遇水平等方面仍面临一系列挑战。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展重点需要聚焦两个方面：一是继续扩大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面，尤其要注意探索新业态就业人员和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新路径；二是持续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科学合理完善和改进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调整机制，使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此外，要完善农村居

民补充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一方面，完善企业年金制度，适当降低企业年金加入门槛，给有条件的农村居民参与企业年金提供相应的机会；另一方面，加快推进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发展，通过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等措施激励农村居民加入到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制度中，实现补充保障的功能。

5.2.3 深入推进养老金融教育，持续提高养老储备意识

在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国民已经具备一定的养老储备意识，并且在实践层面上也进行了一定的养老储备，但是部分群体仍存在养老储备意识不足的问题，且对其严峻性的重视度不够。因此，应进一步通过政府税收优惠以及媒体宣传引导，提高广大国民的养老储备意识。与此同时，由于我国金融市场发展还不完善，国民金融投资的基础知识不足。受此影响，国民对养老金融服务和产品缺乏深入的了解，养老金融活动参与度较低，在抗风险能力较低的情况下，传统的储蓄是国民的首选，而其他养老金融产品发展受到严重制约，也不利于养老财富的保值增值。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逐步完善，为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多元化养老需求，应发挥多主体作用，提高国民养老金融素养和水平。当前，一是要发挥监管部门的主导作用。监管部门应制定养老金融教育的具体规范，组织开展全国性的养老金融教育活动，传播理性投资关键，收集投资者金融教育需求；二是要发挥学校的基础教育作用。推动学校开展基础金融教育，从小培养正确的消费、储蓄和投资理财的观念；三是要发挥行业协会的教育和牵引作用。出台相关的金融消费者教育工作指引，明确金融机构在金融消费者教育方面的责任，同时可以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开展养老金融教育培训；四是要发挥金融机构的基石作用。金融机构应利用其与客户沟通的机会，提高客户对养老金融产品的认知，提高其金融素养，同时还可以利用营业网点开展日常的金融知识宣传教育。只有充分发挥不同主体的角色，才能全方位提高国民的养老金融素养，从而提高国民的养老金融投资能力。

5.2.4 创新养老金融产品设计，满足多元养老投资需求

总体来看，目前我国居民对于养老金融储备的意愿相对较为强烈，且不少居民已经开始进行了养老金融投资，但由于经济水平差异以及对风险认知的不同等因素的存在，不同群体对于养老金融产品的需求和偏好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因此，只有市场上开发出满足不同群体需求的养老金融产品，才能更好地满足不同群体的养老金融需求。因此，广大金融机构应通过不同渠道随时跟踪了解广大居民的养老金融投资偏好，并在此基础上创新养老金融产品，从而刺激其进行有效的养老金融投资，满足不同群体的多元化需求。

